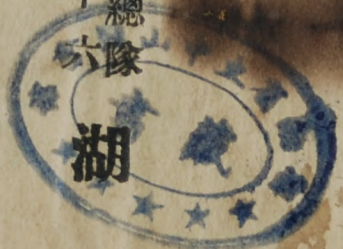


湖南省學生集中訓練總隊  
政治訓練教材之十六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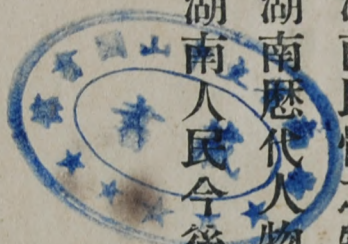
湖南民性



# 湖南民性

## 目錄

- 第一章 湖南在中國之地位
- 第二章 湖南民性之特點
- 第三章 湖南歷代人物述略
- 第四章 湖南人民今後之責任



湖南民性



本書取材頗廣，因時迫事繁，未克充分執筆。其中所舉歷代人物，亦以篇幅有限，去取不易。僅有概畧之述叙！但從斯已足徵湖南民性在歷史上之價值矣。

吳博夫 二四年，六、二五

## 湖南民性

### 第一章 湖南在中國之地位

湖南之在中國，於政治上，經濟上，均據有重要之地位，此地位之獲得，自必有其產生之背景，非偶然也。試述其畧！

湖南居中國中部，東接江西，西連黔地，南枕兩粵，北止鄂疆，氣候溫和，土地肥沃，而又地蘊富裕，人習勤勞，故農林礦產之豐，爲全國之冠，而近代人才之輩出又幾無與比倫。有清中葉以來，國有大事，無役不有湘人；故湖南之於中國，於政治上，經濟上，皆佔有重要之地位，固不僅於地形上繫全國之安危已也。比年以來，交通益

209123



便，遇事得風習之先，而湖南民性之剛正堅強，又足以發輝而光大。今粵漢鐵路，既在努力完成，而七省公路興修，又能日有進展，則此後湖南在中國之地位，勢必隨之而日有增進，可斷言也。

次以全省地勢觀之，湖南地位，適當江漢平原，大湖區域，地勢多屬邱陵階級之域，平均拔海千尺左右，所謂湘贛邱陵之西部也。合全境觀之，南隆而北卑，故湘資沅澧四水，皆發原於西南，向東北灌注而瀦洞庭，蓋湘之西南，雲貴高原之斜坡，爲五嶺苗嶺及武陵之山彙。地勢特高，拔海約達四五千尺，愈東北而愈漸低，至資水中流以下，已低至二千餘尺。再東北抵洞庭，乃陷落而爲盆地矣。其連接雲貴高原之地，侵入苗疆，絕壑深淵，林木鬱茂，東北部份，則長野開闊，平川潤澤，此地勢之大要也。

軍事地理，惟以地勢爲據，近代交通工具日進，天然形勢漸減，且吾湘碉堡密布，然而地理所資，公路四達，尙居其要，未可忽視。以形勢而言，則西南利守，東北利攻，岳陽居南北之咽喉，左傍大湖，前臨湘江，城陵磯之險要，得之進可規圖，退足保障。若夫臨湘境內羊樓司汀泗橋賀勝橋等地，民國以來，歷爲兵家必奪，每役爭持之烈，所爲僅見。蓋古之巴邱，歷爲重鎮，杜預曰：「巴邱沔湖之會，表裏山河，實爲險固」。中古以來，巴陵縮荆湘鄂三州之衝，談形勝者，未嘗不首及。五代時，荆襄多事，往往爭勝於巴陵，蓋湖南得之，足以規取荆岳，淮南得之，足以包舉湖南，故爭之急，宋末蒙古據



岳州，而湖南兩粵，次第傾陷，蓋自江而東西，自湖而南北，巴陵皆居其要，其重險有如此者。論湘西厥爲常德，地左包洞庭之險，右控五溪之要，不特荆湖之唇齒，抑亦滇黔之咽喉，中古隋唐以來，皆爲湖北襟要，坐湖控山，武陵山脈，迤邐西來，包括甚廣，自貴州雲霧山分出後，蜿蜒於烏江沅江之間，更東北盤結於湘黔川鄂四省之交，而常德實爲建甄之勢，足可控制湘西，捍禦川黔焉。沅陵者又堪爲輔車之依，協鎮湘西，其地控壓荒徼，障蔽三湘，重岡複嶺，帶水縈紆，險要固塞之地也。得之可鎮，失之無憑。顧祖禹曰：辰沅之於荆湘川貴，若犬牙然，綢繆未雨，固其所也。至若城步通道綏甯之間，山嶺重複，溪谷幽深，攻守之利，咸爲具備。謂爲西南之門戶可也。若

論湘南，則推郴永，零陵位居湘南，列嶂擁其後，重江繞其前，聯粵西之形勢，壯荆土之屏藩。魏氏曰：「零陵雄郡，爲粵西門戶。」蓋緣永明揭陽嶺之險，爲湘西南之孔道也。郴區北瞻衡嶽，南當五嶺，控引交廣，屏蔽湖湘，形勝記曰：「州在五嶺以北，萬山之內，湘楚上遊也。」昔人云：韶連二州爲粵東北門，而郴州又韶連之北門也。蓋緣騎田嶺在郴縣城南八十里，高峻入雲，雄拔無匹，其支曰摺嶺，形勢險要，爲湘粵交通軍家之要衝也。西南重鎮，尙有武岡，地接粵嶠，連壤蠻獠，溪山環衝，有囊括之固，形勢雄遠古昔多設軍州，蓋亦西南之屏藩也。若論湘東，則以地勢卑衍，惟資攻戰，守斯難爲。平瀏障衛東北，幕阜山可爲其險，自株萍鐵道交通，醴陵實爲湘東



門戶，西總剿匪，雖以萍鄉爲重心，固持醴陵爲堂援也。而醴陵以上，酃縣爲要，誠以萬洋山在酃東南八十里之地，綿延起伏，至三百餘里之遙，蜿蜒於茶陵郴縣桂東及江西之遂川寧岡崇義等七縣之境，足資防守，而藉控制焉。

總上所論，制湖北者在乎岳陽，跨兩粵者在乎郴永，捍川黔者重在辰谿，控贛浙者在乎株醴，大湖制南北之命，五溪爲指臂之使，此全湘之大略矣。蓋疆域雖袤，而險要必爭之地不過數四，猶人有六尺之軀，其護風寒亦數處耳。

次論控制全省，則亦唯長沙爲其要，首府之稱，蓋亦有自。譬諸人身，長沙實其腦也。呂叔和云：「湘中七郡，彈壓上遊，左振牂蠻

，右馳甌越，控交廣之戶牖，擬吳蜀之咽喉，翼張四隅，襟束萬里。」而宋末文天祥請建閩長沙，規復岳州，漸收湖北，計雖不果，實爲上策。王應麟云：「長沙湖南襟要也。指顧伸縮，皆足有爲，是故南出則連韶之項背可附，東顧則章貢之肘脈可挾，西下則黔楚之咽喉可塞也。爭南服者，不得長沙，無以成席卷之勢。」其地勢之險要，於斯可見矣。

其次衡州，襟帶荆湖，控引交廣，衡嶽蟠其後，瀟湘繞其前，堪稱堂奧，譬諸人之有胸膈也。蓋自嶺而北，取道湖南者，必以衡州爲衝要，由宜春而取道粵西，衡州又其要管也。堪爲長沙之近南屏藩焉。邵陽之要，則以居全湘之腹地，東距洞庭，西連五嶺，接九嶷之形



勢，控三湘之上遊，唇齒長沙，彈壓百粵，實重於武岡，譬如人之有腹心也。夫其重要可知。其餘常德岳陽，徧徧左右臂使，蓋已論列矣。若夫近年以來，國難日亟，憂時之士，每以國防中心區爲商討，有主西北，或言四川，聚訟無定，而何浩若先生所著「民族的前途」一文且引證古今，衡以國情，主設湖南爲國防中心區域，固不論此議之是否被採，而湖南足爲國防中心區，迨爲事實，然則旦夕有警，吾民族苟懷楚雖三戶，亡秦必楚之決心。三湘地靈，實足爲助，是則挹湘江之綠波，削衡嶽之白雲，湖南地理形勢，尙足爲吾炎黃華胄復興民族之基地也。

## 第二章 湖南民性之特點

民族與種族不同，種族論膚色，論骨骼，其同異一望可知。民族則論言文，論血統，論風俗，其同異不能別之以外觀。此爲民族與種族之別也。若再進而探求各民性之特點，則又非僅於言文血統中可察其究竟。考吾湘前事，本神農之墟，鸞熊之國，周召文化，宣王武烈，乃彬彬風雅之林。至春秋戰國之間。楚地直半天下，要由選任賢能，修明法度，毀家如子文，循吏若叔敖，定難興國如葉公包胥，加以鸞子躬冒櫛杙僕區之教令，筆路藍縷，以啓山林，日討國人而申傲之，告以民生在勤，禍至無日，是以荆楚民風，具有特性。故張江陵曰：「天下大事，每以楚人當之。」此皆吾湘之光榮，昭著於古今中外者。因之可知民性與地理及文化之關係，亦至深且鉅，述其梗概焉。



一、湖南民性與地理之關係

湖南人新思潮獨發，意志剛正，在全國各省中爲其特色。自曾左崛起三湘，其功業文章，既足以彪炳史冊，而一新中外之耳目，然此猶係建功於帝政之時。若夫民國開創，其表現新思，努力新業，使亞州早開文明之曙光者，湖南人與有力焉。匪唯滿州三省，黃河六省所不及，抑亦長江七省，嶺南五省所罕見也。昔韓昌黎送廖道士序，謂「南方之山，巍然高而大者以百數，獨衡爲宗。衡之南八九百里，地益高，山益峻，水清而益駛，其最高而橫絕南北諸嶺，中州清淑之氣，於是乎窮，氣之所窮，盛而不過，必蜿蜒扶輿，磅礴而鬱積，意必有魁奇忠信才德之民生其間。」雖屬文學家之隨意抒寫，不必果爲定

論，然吾謂地理足以影響於民俗者，厥有二端：一山川清淑足以影響於人民之精神也，而湖南則以山川美秀著稱，二則交通阻塞，斯民俗固陋，反之若交通過盛之地，民俗又習爲狡詐，若湖南則介乎二者之間，陸扼粵漢之衝途，水踞滌湘之航運，而又匪若滬漢大埠之迷離詭變也。再細察各省民性，如滿州之粗豁，直隸之沈鬱，山西之和平，秦隴之遲鈍，山東之固陋，江浙之柔靡，江西之平庸，武漢之狡猾，四川之狹隘，廣東之激烈，雲南之質實，相互比較之，湖南民性則多剛正，此非僅憑曾左中興、黃蔡革命，有以定斷之，蓋默察全省民氣，而歸納數十百年來之人材輩出，建功立業，始知其概也。

二、湖南民性與文化之關係



湖南文化，徵之前史，亦不後人。周之末，卽有靈均出于其間，離騷諸篇，上追詩雅，及宋之世，又有茂叔，作太極圖說通書，爲趙宋理學開山之祖；兩氏所作，炳炳燁燁，裒然爲後世所宗，已復乎不可及已。有清中葉，湘潭羅研生編湖南文徵，多及一百九十卷，則湖南文學之盛，實斐然足觀。

夷考湖南作育人才之地，往昔厥爲書院，如嶽麓，如城南皆肇自宋代，各選聘積學砥行之搢紳，居之講席，擇文行兼優之士讀書其中，使之朝夕講誦，整躬勵行，有所成就。至清雍正間，復各加賜帑銀，歲取租息，贍給師生膏火。而各府廳州縣，亦強半由紳民捐置學田，創設書院，爲各地士子講肄之所。咸同以後，復有求忠書院，校經

堂（沅州並由知府朱彝尊，創設沅水校經堂）思賢講舍，孝廉堂之增設，各延聘通儒碩學，以爲之長，復各立之儀節，予之程課，院長每月課試之外，復自巡撫以至知府，按月輪流考課之，（各府廳州縣之所設者，則撫藩臬道各大吏，不加課試。）優其膏火，獎以科名，（凡諸生有材器優異者，許各省於每年考校之後，舉薦一二，以示鼓勵，被舉者由禮部彙題加獎，如廩生則獎以歲貢生，附生則獎以監生，俱劄監肄業。所謂「監」者，卽「國子監」，一國之最高學府也。）故能人才輩出，而成泱泱大風焉。有清之末，復設南學會爲講學機關，并以時務學堂，（光緒二十四年，清廷下維新之詔，湘撫陳寶箴，遂設時務學堂於長沙中山西路，現泰豫旅館內，延梁啟超等主講座。



（改爲求實書院，（戊戌年八月，康梁被放逐，停辦新政，時務學堂亦停。）併爲士子讀書之所。至光緒之末，始再下詔書，各省書院，皆改爲學堂，書院遂廢。因之亦隨時代之變遷，摩擬歐化，崇尚科學，得風氣之先矣。

復次吾湘新聞事業，亦開化最早，蓋湘學新報，首創於光緒二十三年附設校經堂，主其事者，爲學使徐仁鑄。報爲雜誌體，仁鑄爲草發刊詞，茲錄其畧云：「使者奉天子命，視學楚南，閱時局之多艱，痛皇輿之失紐，攬衣隕涕，於茲三年，思以體用兼賅之學屬湘人士，懼未有當也。恭值朝廷屢有整頓書院講求學實之議，乃設方言，算學，輿地學會於校經書院，又慮鄉曲之士，局促於途而不知返也。乃取

門下諸生粗有所得之卮言，分學凡六，曰史，曰商，曰算，曰掌故，曰交涉，曰輿天，月得三十餘頁，分類裝訂，顏曰『湘學新報。』昔普之法賴士，微氓耳，一奮發而師丹勝敗之機決；美之加利森，豎儒耳，一痛斥買奴，而南北花旗之局判。然則人患無志，不患不成，人患無學，不患不强！使者才薄力棉，誠不足以與於涓滴江河之效，然心力所結，怨謗胥忘，言游抑末之譏，老氏貴虛之論，思矯其失而未

能，世之君子，幸進而教之。」

讀氏發刊詞，則知其創辦意旨之所在也。繼之者一爲時務日報，於清光緒二十四年正月出版；一爲湘報，爲湘省日報之先河。後端方督，又創辦長沙日報。民國肇興，除長沙日報外，有大漢民報，黃



漢湘報，湘漢新聞軍事報，實報，演說報，湖南公報，湖南民報，大同日報，女權日報，國民新聞等數十家，公私報紙，真如雨後春筍。嗣因環境屢變，湘省報紙，除國民大公民全國民國通俗六日報，其他晚報以及三日刊周刊半月刊月刊殆不下百餘種，即湖南新聞業之盛，亦可覘文化之一般矣。

### 第三章 湖南歷代人物述畧

湖南山水秀拔，靈氣所鍾，人物特盛。自遠古以至現在，或居官有聲，或禦寇有術，或以文學稱，或以哲理著，或以制藝顯，或以送讓名，彪耀史冊，爲世所稱道者，實不勝舉。本章所述，不過就其經濟文章道德事業之著者，錄之以爲吾儕青年景仰礪行之範型，有以軼

前修而光鄉國焉。

#### 善卷

唐虞時，武陵人，居枉渚。堯帝聞其道，北面師之。堯崩，舜以天下讓卷，不受去，隱於杜山，（今常德縣）山有善卷壇，及釣魚台故址猶存。宋政和時，賜卷爲遁世高蹈先生。

#### 蔡倫

漢桂陽人，字敬仲。和帝時爲中常侍，自古書契多編以竹，其用纒帛書者謂之紙。倫始用樹膚麻須魚網敝布爲紙，後封龍亭侯，天下咸稱蔡侯紙。今耒陽縣北有蔡倫宅，卽其造紙處。

#### 蔣琬

字公琰，漢湘鄉人。建興元年，諸葛亮開府，以公爲東曹掾。亮駐漢中，琬留守成都，常足食以給年用。亮卒，公爲尙書令，時新表元帥，遠近惶悚，琬舉止如平日，民賴以安，卒諡恭。



歐陽詢 唐臨湘人，字信本，博貫經史，仕隋爲太常博士。太宗時官太子率更令，弘文館學士，封渤海男，善書，其體曰率更體，有藝文類聚一百卷。

李羣玉 唐澧州人，字文山。文采藻麗，長於詞賦。斐度重其才，薦爲弘文閣秘書郎。有李羣玉集，現澧州尙有羣玉之水竹居遺跡。

周敦頤 宋道州人，字茂叔。初爲分寧主簿，調南安司理參軍。移桂陽令，治績甚著，熙寧二年，提典廣東刑獄，以洗冤澤物爲己任。雖荒崖絕島，皆緩視徐按，不憚瘴癘。俄得疾，又聞水嚙其母墓，乞知南康年。改葬母墓畢，謝事居廬山蓮花峯下，著太極圖說，易通易說，爲宋理學之祖。其學說以簡易爲宗，以自然爲主，以無言垂

教，以主靜爲歸。當此時西歐正趨黑暗，東西教育對立，神權思想，正極瀾漫，而我國學術思想，公竟開其端，公弟子二程紹其緒，至朱子而集其成。公之於哲學，其功非淺。卒諡元恭，世稱濂溪先生。

吳獵 宋醴陵人，字德夫，登進士第。嗣以秘閣修撰知江陵府。金人犯境，公計擊之，金人遁去。後吳曦叛於蜀，命公充四川宣撫使，兼知成都府。嘉定六年。召還，卒，諡文定。公學於張栻，有畏齋文集及奏議六十卷。

楊大異 字同伯，宋醴陵人。嘉定十三年進士。旋召爲國子監，陞翰林待制，至正改元，更張朝政，有不便者，直言無隱。科目之復，沮者尤衆，公力爭之，嗣召總裁遼金元三史，凡例論贊，皆公主



之。十年復拜翰林學士承旨，勅撰定國律，尋乞歸，特授湖廣行中書省右丞。致仕給俸終其身。將行，帝復不允。十四年汝穎盜起，公獻招捕策千餘言，是歲十二月卒，年八十五。贈崇仁昭德推忠守正功臣大司徒。柱國。追封楚國公，諡曰文。

龐塋

字孟質，明郴縣人。永樂辛卯進士。授監察御史，倭寇遼東，戍守失律者百餘人，皆應死。命公按問，具言可矜狀，帝爲宥之。正統元年，進兵部右侍郎，明年尙書王驥出督兵，公獨任部事。時邊陲多警，將帥乏人，公請令中外博議，舉謀略材武士以備任使。十年晉位尙書，瓦剌也先勢盛。公請爲備，又請增大同兵，擇智謀大臣巡視西北邊，罷京營修城之役，令休息以備緩急。惜未能用。也先

入寇，王振請上親征，公力諫不聽，扈駕出關。振令隨大營，墜馬幾殆。會朱勇敗歿，公又詣行在申請回鑾。振怒曰：「腐價安知兵事？再言者死。」公曰：「我爲社稷生靈計，豈畏死耶？」振叱左右扶出。明日師覆，公死。年六十五，景泰初，贈少保。成化初，諡忠肅。

劉大夏

明時，華容人。以庶吉士除職方主事，再遷郎中。孝宗弘治二年，遷廣東布政使，十年並右僉都御史。十五年任兵部尙書。條陳非祖宗舊而言軍民事，請除之。罷綫造齋醮，而勇士虛冒之弊亦減。孝宗崩，式宗嗣位，劉瑾用事，公乏歸。正德元年五月，加太子太保，賜勅馳驛歸。給廩隸如制。卒年九十一，諡忠宣。

李東陽

明茶陵人。孝宗弘治五年，由左庶子兼侍講學士，累



官禮部尙書，兼文淵閣大學士。預機務，朝令多所遵正。受命輔武宗，立朝十五年，清節不渝。當劉瑾用事，公潛移默禦，保全善類，卒諡文正。爲文典雅流麗，工篆隸書，自有明以來，宰臣以文章領袖搢紳者，揚士奇之後，惟公一人而已。有懷麓堂集詩話，蓋對錄。

王夫之

字而農，號薑齋，明衡陽人。崇禎十五年舉人。流賊

張獻忠陷衡州，設僞官招先生，先生走匿。賊執先生父爲質，先生引刀自刺股體，鼻往易父。賊見其創也，免之，父子遂與俱歸。順治四年，清兵南下，先生入桂林，依大學士瞿式耜。明亡乃築土室石船山，名曰觀生居。杜門著述，其學以漢爲門戶。宋爲堂奧，著書三百餘卷。先生自題小像云：「六經自我開生面，七尺從天乞活埋。」自銘其

墓誌云：「抱劉越石之孤忠，而命無從至，希張橫渠之正學，而力不能企。辛全歸於茲邱，固銜恤以永世。」洪稚有題先生祠聯云：「慟哭西臺，當年航海君臣，知己猶餘瞿相國；羈栖南岳，此後名山著作，同心惟有顧亭林。」以此可覘先生之志趣。卒年七十四歲，世稱船山先生。

朱文秋

字慎甫，清瀏陽人。嘉道間，學者承乾隆末季之流風

，襲爲一種破碎之學，以宋儒爲世詬病。先生盡然憂之。棄諸子業，惟五子是求。家貧負母渡湖，招徒授學，取其入以爲養。養則獨豐，身有飢色。或勸以從事於時世之學，足以傾駭耳目，植朋廣譽。君笑曰：吾於科目，且棄而背之矣，其又屑彼耶？卒以窮死不悔。書多散



佚，如大易粹言，春秋本義，三傳備說諸篇，都不可見，曾文正嘗叙其遺書，刊行於世。

陶澍 清安化人，字子霖，號雲汀。嘉慶七年進士。典四川鄉試。著蜀輶日記，於西南形勢利病，瞭如指掌。由四川川東道累官至兩江總督。卒年六十二。諡文毅。生平事業，以行海運票鹽爲最著。河運既廢，費省而行速。先是行綱鹽，政府歲受損失數百萬，改爲票鹽，則公私陋規，壩夫岸吏，一切浮濫皆免。至於治皖之荒政，及清釐庫虧，治吳之三江水利，他人得一，皆足名世，而公則猶其集事也。

• 宣宗賜「印心石屋」四字，著有印心石屋文集，奏議七十六卷。

賀長齡 清善化人，字耦耕，號西崖，晚號耐安，道光進士。撫黔九年，惠政頗多，爲學道以養心爲主，有皇朝經世文編，勸學編纂言。弟熙齡有寒香館文集，並傳於世。

李星沅 公湘陰人，字子湘，別號石悟。清道光十二年進士。授編修十五年督學粵東，以造士敬教勸學爲己任，粵中人士多健訟，札各州縣生員之干訟事者，牒以文，仍訶其實，而埋之士風爲肅，嚴覈胥丁。禁革規費諸名目。所頒條教，大率以人才經學名義爲急，下至細微，皆手自屬草，吏無敢舞文，歷任陝西四川江西江蘇各省布政使，旋爲江蘇巡撫，蘇松漕事煩重，其大弊尤在大戶小戶之不平，公至力圖所以均之，於無錫金匱兩縣革地總包總等名刊石示永戒，先是江南武備廢弛水師會巡尤不實，迨公三至江蘇，奏籌海外水師事宜五



則，捐俸造蒙衝四十艘爲倡，營務爲之一振。官雲貴總督時，剿平回匪，官漕督時歷陳河工積弊。咸豐元年，公奉朝命入廣西剿匪，時向提督榮號稱宿將能戰，周天爵爲桂撫，公皆開誠以通之，已而疾作薨於軍。年五十五，謚文恭。公應童子試時，郭進士汪燦夢入公府見金册，列公姓名爵里，物色之，遂妻以女，既館選，諸姊中有召紫姑神者，戲問公終身皆不爽。末署云蒼梧稟節，其後公果薨於梧。

何凌漢

公字雲門一字仙槎，湖南道縣人。幼奇慧年十六州府試皆第一補諸生。道光九年進以第三人及第少孤貧，夜不能具燈燭，恆然松枝自照。夫人廖氏嘗襁兒於背躬刈薪，致傷左目失明。十九年，公以吏部尙書充順天鄉試副考官，時長子編修紹基亦典試福建。距公

使閩時，凡二十年父子同科典京外試，前此惟乾隆時，劉文正文清公，劉文定公及青垣侍郎而已。後先濟美，同列榮之。公勤於課士，門人以經濟學術稱者甚衆，設教於家塾鶴鳴軒，教法詳盡，遠近聞風踵至，軒庭至不能容，典試督學，及教習庶常，皆諄諄訓誡如子弟。在吏部時，同官如恩文肅公，卓文端公，精敏綜覈，議事多從嚴，公嘗以大體爭之。初若齟齬，卒無不轉圓者。卒年六十九，謚文安，所著詩文，曰雲腴山房集。

羅澤南

楚勇始自江忠烈，湘勇則自羅忠節公始。公諱澤南字仲嶽號羅山，湘鄉人。幼穎悟。十歲能文，家酷貧，溺苦於學，夜無油，把卷讀月下，倦即露宿達旦。年十九喪母，明年大父及兄嫂歿，



廿九長次子及三子皆殤。是歲爲道光乙未大旱飢疫作，公罷試徒步歸，夜半叩門，其妻方以哭子喪明，時飢甚，索米爲炊無有也。年三十補縣學生，咸豐元年舉孝廉方正，二年曾公國藩奉命督治團防，檄公練團丁剿匪桂東事畢，破賊江西又由洪山花園，兩路進兵，解武昌之圍。田家鎮居大江北岸，與半壁山斜對，爲上游門戶。敵爲鐵鎖以截水師，用重兵屯半壁，夾江以守。公所部二千人，敵近萬人，公與塔齊步進擊，斷橫江鐵鎖，燔賊舟四千餘，火光夜照罕里，水陸夾擊，田鎮平。公再攻武昌，霧中搏戰，爲槍子所傷，卒於軍，年四十九。公貌樸氣沈，究心濂洛之學，通知世務，期見諸實行。在軍毅然以克敵爲己任，所部將弁，皆其鄉黨信從者，故所向有功，前後克城二十，

大小二百餘戰。其臨陣以堅忍勝，如其爲學。或問制敵之道，曰無他，大學知止數語盡之矣。左氏再衰三竭之言，其注腳也，著有小學韻語及詩文集。

胡林翼 公字貺生，號潤芝，益陽人。父達源，嘉慶時，殿試

三名官少詹事公九歲，省父京師，課以儒先性理書，而公少負才氣，不甚措思也。道光時入翰林，官貴州安順府，先後僉巨盜三百有奇，諸寨悉平。嘗謂言戰，不如言守，用兵不如用民，用民力以自衛，不如先用地利以衛民。所至捐穀置倉，修城繕械，故匪無從逞志。武昌迭次淪陷，公私無所措手，公奉命巡撫武昌，不獨無兵無餉，亦且無官無幕，乃至發其益陽家私之穀以濟軍食，士卒爲之感動。會湘勇自



江西援鄂，軍勢日振，遂克武昌，應援鄰省。其籌餉有三；曰錢糧，曰鹽課，曰貨稅，仿劉晏用士人法，設局由各市鎮，摧收厘稅，嚴杜中飽。自是湖北兵與餉強天下，爲各方所瞻仰倚重。年五十薨於武昌，予諡文忠。所著有讀史兵略奏疏詩文集若干卷。家故有田數百畝，自筮仕貴州，誓先人墓，不以官俸自益。官巡撫十餘年，於家無尺寸之積，詹事公著弟子箴言，公承其志爲箴言書院。公目光如電，威稜懾人，事至立斷，無留難，苟當理，艱煩重大毅然自任，不以例文拘束。自言守鎮遠黎平諸劇，即捕治盜賊，爲民興利除害，皆默自課程，惟恐大吏聞，有所牽掣。清厘湖北漕糧，議者以公私積弊，且二百年，不宜驟革，公手自厘定，以部定漕折爲率，因爲地之肥磽，缺之繁簡，

加重輕焉。歲爲民間省錢百四十餘萬緡，爲庫增銀四十餘萬兩，提存節省銀三十餘萬兩，民與國兩利，而爲州縣裁革陋規幾盡，使有以自給，故亦無怨者。鹽厘都自定章程，所派官紳，各視才地所宜，時加手書訓戒。其治軍務明紀律尤加意將才，曰爲統將必明大體，知進退緩急機宜，其次如陣法臨敵決勝，又其次勇敢，此大小之分也。又曰兵之囂者無不罷，將之貪者無不怯，觀其將，知其兵，生平愛才如命，汲引士類，推誠結納，人人有布衣昆季之歡，官文督鄂，公爲巡撫，能以誠相感，化除意見，兩家親屬往來情好綢繆，和衷共濟。公以天下爲己任，乘機赴會，斷行無疑，援江西數千人，援湖南萬人皆精兵。時鄂中，賊方一逼，餉且缺，公一意調遣，軍糧皆自任之卒收全



功。武昌始復，即規取九江，九江復即規安慶，越境千里，討賊其制而死命。督撫之不存界限，以全力兼籌大局者，公以外不多見也。

蔣益澧

字鄰泉，湖南安福人。羅山弟子。仕至廣東巡撫，諡

果敏。羅山命公將五百人從戰，江西有功。復從援武昌，與唐君訓方，丁君銳義，迭次破賊，廣西土匪蜂起，地遠而貧，諸將不願往，公自請行。乃募兵千五百人，合江忠義等共三千餘人，開赴全州，三戰皆捷。桂撫勞公崇光奏留督軍，增造戰艦，募水師，自長沙造船六十餘，火藥七萬餘斤，以益其軍。戰船由灘浮鬱，回復千餘里，城寇山盜，先後削平。同治元年浙事急，曾公命公將八千人援浙，助左公克

杭州，左赴閩，公署浙撫，招流亡，務耕作，停關稅，減民賦，儲財用，實倉庫，毀淫祠，建書院，輕財好士，輿論翕然。公天姿豪敏，功名既成，復折節讀書，禮下才士。嘗曰漢寇恂拜汝南太守，修鄉校，教生徒，聘能爲左氏春秋者。親受學，某豈不能，乃延杭州二拔貢生，在廡講論師事之，日學爲文，不少懈，後二年以公事干請，公許之，告薦者曰，師命固不可違，然恐後來難繼爲我敬謝先生，於是二生辭去，公厚贈焉。凡孤寒無依，待舉火者，常數百家，去浙時，士民焚香追送。去兩粵時，情形亦如此。

劉錦棠

字毅齋，松子猶子接統其軍。官新疆巡撫，封一等男

爵，諡襄勤。初忠壯剿捻匪，用兵秦晉，公無役不從，及忠壯沒，左



公欲堅守退屯，公謂不力戰則靈州不保，前功盡棄，遂力戰破賊，軍威大振。於是左公薦公可大用，平金積堡，誅馬化龍父子，甘回悉平。西寧之役，公以馬步十八營，分屯八十餘里，大小五十餘戰。公立冰雪中，指揮軍事，不少懈。光緒二年，公令軍士取哈密存糧，逾天山前進，白彥虎聞官軍大出，糾土回拒官軍，薙髮易服，竊附安集延安夷亦遣纏回助戰。公約錦棠金順先踞山岡，令余虎恩黃萬鵬等馬隊，及譚拔萃董福祥等步隊，分道合擊，大敗回衆。回酋白彥虎，嗾安集延布魯持寇邊，公大破之，斬首二千餘，厥後新疆平定，改設行省，公巡撫十餘年，恩威並著，衆庶和洽，遠人懾望。

曾國藩（附弟國荃） 湖南湘鄉人，字伯涵，號滌生。道光十八年

進士，官武英殿大學士，兩江總督封一等毅勇侯諡文正。修養時代：初入翰林與倭仁唐鑑何桂珍等，講明程朱之學，克己省身，死生禍福，置之度外，嘗言死中求活，禽裏還人，淡極樂生，靜由敬出。研求典籍，除六經以外，注重史漢莊韓說文通鑑諸書。養生之法，注重少食多動懲忿窒欲八字，居家之法，注重書蔬豬魚早掃考寶八字。治軍時代：（一）平洪楊，用塔齊步，羅澤南等練陸軍；用彭玉麟，楊載福練水軍；用胡林翼籌餉，四路合剿。（二）平捻匪，苗沛霖等擾亂黃河流域，各省已成流寇。國藩議以有定之兵，制無定之寇，於臨淮徐州濟甯周家口設四鎮駐重兵，往來策應，遂以平捻。（三）堅持定見，不爲浮議所撓。初公辦團練，肅清內匪，十旬中戮二百餘人，謗讟四起



，公與人書，有不要錢不怕死之語，一時誦之。(四)戰畧，全城爲上，保城次之，堅守已得之地，多籌游擊之師。(五)戒驕惰，如孔子之臨事而懼，好謀而成。(六)知人善任，舉塔齊步於戎行；識羅澤南於諸生；拔楊載福於卒伍、延彭玉麟於管庫；保胡林翼以大用。服官時代：(一)料理官事，摘由備查，圈點京報，注解摺紳。(二)委員之道，習勞盡職，崇儉養廉，學以廣才，端以正俗，旁搜博採以用人，詳思守約以治事。(三)訓誡僚屬，如師之誨弟，勤教嚴繩，不稍隔閡。(四)督兩江時，奏稱造輪船爲救時要策，請將江海關洋稅酌留二成，爲專造輪船之用。並派容閱護送幼齡子弟，唐紹儀啓天佑廷芳等，出洋留學美國，時同治十一年事。(五)督直隸時，奏言永定滹沱二河

，永爲民患，宜大加疏濬，廷議撥款修河，水害以息。人物批評：李鴻章云，曾國藩臨事謹慎，動應繩墨，成敗利鈍有所不計，似諸葛亮，然建樹宏闊則又過之。其發謀決策，應物度務，下筆千言，窮盡事理似陸贄。然涉歷諸艱，親嘗甘苦則又過之。其學無不窺，默究精要，踐履篤實，始終一誠似司馬光，然百戰勛勞，飽閱世變，則又過之。李元度稱曾公耐苦似禹墨，行法似申韓，善處功名之際則用黃老。說者謂公宜附楊洪而推倒滿清，不知是時君臣之義，彌滿全國，種族界限，國人多未明瞭，而洪楊提倡天主教義與我國舊禮教完全相反，設曾公與洪楊合作，兩敗俱傷，同歸消滅，事後論人，豈足爲評哉。弟國荃，字沅浦，由諸生官兩江總督，封威毅伯諡忠襄，公援江西，



援安慶，與悍賊陳玉成血戰兩載，公之功獨多。後以水陸軍二萬圍金陵，堅守四十六日，斬馘數萬，督李臣典等穴地道攻城，遂破南京。公性爽邁，不屑屑於小節，輕財好義爲人謀衣食常恐不足。推心置腹，任人不疑，故豪傑樂爲之用，俸祿悉以周貧，待舉火者常數百家。治軍嚴而有恩，臨陣則設賞以勵戰士，屯兵處，秋毫無犯，其圍安慶也，遏集賢關，悍寇相持百日，堅忍以待其斃，胡公林翼歎曰，雖條侯用兵不是過也。

左宗棠

字季高，湖南湘陰人，道光三年舉人。官陝甘總督，

東閣大學士，封恪靖侯，謚文襄。壽七十三。初壬辰鄉試，湖南監院爲南海吳榮光，主考爲涇陽徐法績，徐公出京陛見時，宣宗命留心遺

卷，文襄之外，得士有巴陵吳敏樹，武陵楊彝珍，攸縣肅錦忠，皆由遺卷搜出，解元爲文襄兄宗植，五經文禮記題，爲選士厲兵，簡練桀倭，專任有功，徐公特賞其文，評曰此人有將略，亦猶王應麟之知文天祥也。公少有大志，性剛使氣，不爲曲謹小諒，好以壯語驚衆，徵時館甥於周氏十年，其書牘往返，周氏彙爲三冊，大率詳於生產作業，計農林畜牧，至爲纖悉。膺鄉舉後，陶公澍延爲賓客，與論事如燭照數計，辯口若懸河，陶公驚歎曰：天下奇才也，遂締姻焉。道光時英人構禍，公深憤國兵之不競，當事之渙認恇怯，顧不肯苟出。年且四十，願謂所親曰，非夢得旁求，殆無幸矣。會廣西盜起，始佐湘幕，以諸葛亮自比，與人書，輒戲自署爲小亮，人亦以亮歸之。清文宗聞公



名，以問侍郎郭嵩燾，郭以上意語左，胡文忠亦勸左出山，曾公請給左以四品京堂幫辦軍務，募楚軍五千，援浙定閩，並奠陝甘。公既平關隴，而海防議起，論者謂高宗定新疆糜費千萬，此絕大漏卮也，宜許帕夏自立，爲國稱藩，罷西征，專力海防。公曰關隴新平，不及時規復舊時失地，而割棄使別爲國，此坐自遺患，萬一帕夏不能有，不西爲英併，即北折而入俄耳。吾土地坐縮，邊要害盡失，防邊兵不可減，糜餉自若，無益海防，而挫國威長禮源此必不可，朝議從之，決策西征，進規天山南路，帕夏抗拒道死，二子爭立，羣回解禮，白彥虎等逃入俄，新疆遂平。先是俄人聞左公西征，增兵守伊犁納林河，以兵船翔海上，冀震撼京師，噶布魯特安集延逆酋，三次犯邊，官軍

皆大敗之，俄遂懾於中國兵威，交還伊犁全境。光緒十年，公督兩江，法人啓衅，侵越南，粵閩邊疆有事，詔公督辦軍務，公檄故吏王德榜王詩正募兵援越，和議成罷兵。粵寇初平，公即建議在福州設船廠，購機器，募西人造船，請沈葆楨主船政，設求是堂選青年子弟入學，習外國語言文字，算數測繪法，督陝甘時創設製呢廠，購開河機器，治涇水上游。公耄年精力猶強，在邊塞苦寒，穹廬積霰，高與身齊，公擁緇布絮裘，據白木案，手披圖籍，口授方略，自晨至昃，矻矻不少休，軍書旁午，必逐條省治，偏裨簡牘，皆手自批答，待將士不尚權術，惟以誠信相感孚，然貪夫悍卒，亦善駕馭，與曾公內相傾服，惟論事意見間有不合，及曾公薨，公在肅州聞之歎曰，謀國忠，知



人明，吾不如曾公也。

楊岳斌 初名載福，字厚菴，湖南善化人。由外委任至陝甘總督。謚男恪。曾公剏水師，拔公爲營官，岳州之敗，水陸潰退，獨公一營拒戰，始得收衆，厥後田家鎮，九洑洲諸役，皆由公與彭公戮力齊心，故奏膚功。公貌樸氣沈，臨敵以無懼爲主，大小數百戰，未嘗稍挫，試造戰艦，試避鉛丸法，用魚網藤牌，編髮爲甲，皆不驗。公乃盡屏弗用，露立三版，披襟當礮石，賞罰明而號令嚴，軍士皆懦懦莫不用命，至其病不言勞，功不言賞，尤爲當世所罕覩云。

李續賓 字希菴，湘鄉人，謚忠武。初事羅羅山後，在軍循循弟子列，退然若無所知，人無有異之者，岳州之役，以數十人搏戰，

殺賊酋一人，追奔數十里，始以知兵聞。田家鎮之役，以二千人所向披靡，援鄂援贛，迭奏大功，胡文忠請公留皖固鄂。公恃勝前進，連下太湖，桐城等縣，師次三河，援兵不至，而陳玉成等，四面環攻，公知事不可爲，夜半怒馬陷陣死之，疏入文宗震悼，手詔曰，惜乎良將，不克令終，尙冀其忠靈不昧，他日生申甫以佐予也。公含宏淵默，大讓無形，稠人廣坐，終日不發一言，遇敵則以人當其脆，己當其堅，糧仗則予人以善者，而已取其贏者，士卒歸心，遠近咸悅，選士以知恥奮勇樸誠爲上，常以寡擊衆，出奇制勝，凡大小六百餘戰，克復四十餘城，在軍號令嚴明，所過百姓歡迎，耕市不變，所餘廉俸，不以寄家，嘗資助曾公國藩江西營，國荃吉安營，彭公水師營，次青



貴溪營，約三萬元，與諸帥共事和衷商榷，臨陣專以救敗爲務，顧大局爲先。弟續宜，字希菴，官安徽巡撫，諡勇毅，公之功以救湖北，克九江，解寶慶之圍爲最著，撫皖時擊破苗沛霖。公與忠或皆負重名，淡於榮利，昆弟同之，忠武好覆人過，公則嫉惡稍嚴，忠武戰必身先，驍果縝密，公則規畫大計，不甚校一戰之利，至其臨陣百審一發，發無不捷，成功一也。

王鑫

字璞山，湘鄉人。由諸生從羅忠節，剿寇仕至道員，諡

壯武。公負氣好異，膽力絕倫，自統二千四百人別爲一軍，曾公許之，令其獨當一面，嘗令士卒縛鐵，瓦習超距，以意爲陣法，令演之，臨陣好以奇制勝，疾馳掩擊，出人意外，馭衆嚴而有思，軍暇輒讀孝

經四書，士卒化之，刁斗聲與書聲相續，或有申約，莫敢仰視，赴敵莫敢反顧，分行布伍，耳聽鼓，目視旗，疾走而周馳，變化分歧無聲息，賊嘗置巨匣地上，士各舉而拋之，莫敢啓視，公以一軍縱橫盪決，勇貪拾賊中物者，則益爭前助勢，左文襄與公書曰：廣昌之寇，早注意中，璞山如龍，團衆如雲，倏隱倏現，莫測其妙，真絕世奇才也。然其得手處，仍在節制精明四字。公嘗與人書曰：某雖以孤軍，遇極強之寇，處至危之地，不敢輕求應援，非自足而惡人分功也。質以冗雜之衆，多不如少，焚亂之卒，有不如無，况吾民久困水火，安忍使之益熱益深乎。嘗追賊嘉禾，道中乏食，掘民間山藷，各投錢於穴，償其值，民間爲立生祠，自恨用世太早，所學未充，優禮文學士



如不及。

劉長佑 字子默，號印渠，湖南新寧人，由拔貢仕至雲貴總督，諡武愼。公與同里江忠烈友善，忠烈亟稱之，與曾文正相見於京師，文正歎曰：戡亂才也。江忠烈勦賊湖北，被困崇通間，公自長沙赴援，四日夜達通城，一戰大破之。文正與忠烈書曰：印渠救援之速，如神鷹度漠，一擊千里，令人敬愛不已。廣西羣盜蜂起，公受命巡撫廣西，以爲欲拯生民，當清吏治，欲平土匪，當興水師，乃簡賢能，寬文法，除奸暴，安善良，蠲逋負，戒驛騷，察科斂，稽關稅，綜出入，商貨流通，厘稅倍增，募水勇造成艦，上下游擊，廣西水師自此盛，公純實而有謀畧，好整以暇，剿撫兼施，受任三年，郡縣以次平

定。部將有名者，劉坤一，江忠義，席保田，曾文正，稱爲三傑。公在滇密奏越南貧弱，版章日蹙，黎苗爲患，越南受之，法國爲患，不獨越南受之，今欲整弊扶衰，必須大舉深入。又英人瑪加里被殺讞成，約於雲南設埠通商，詔下其議，公奏言雲南種族雜居，慄悍成性，洋人知前案難辦，有免其既往之議，知後患難防，有保其將來之議，臣恐滇省官民，於已往不以爲倖免，而以爲得計，將來者不引爲前鑒，或敢於效尤，洋人通商意在圖利，亦斷無不思遠害之理，應保五年後，官民安定，遣員商辦，廷議韙之。廷議慮公過於寬厚，公覆奏曰：臣自問無可過人，故常失之過寬，自愧未能化人，故常失之過厚。至於是非之辨，邪正之分，苟見聞所及，亦自不敢欺心，以欺君國。



劉蓉 字孟容，號霞軒，湖南湘鄉人。由諸生仕至陝西巡撫。初公行羅忠節講學，有志於古。曾文正聞其名，造訪，遂相友善，文正居京朝，嘗寄詩篇，有臥龍之譽，其見重於此。咸豐五年，文正率師東征，公從戎募，筆翰如流，文正賴之。駱秉璋撫湘，專任左宗棠，富國強兵，援軍四出，及督蜀，用公運籌帷幄，遂平川匪，及石達開數十萬之衆。公撫陝西時，羣盜如毛，後剿平各匪，言官蔡壽祺劾公夤緣。詔公自陳，公奏言，凡夤緣者，必其縈情利祿，喪其本心，捐棄廉恥，爲乞憐昏夜驕人白晝之行，稍知自愛，必不屑爲，不必有過人之識量而後能之也。臣雖不肖，斷不爲此，公在官察吏愛民，潔清自守，惟高自期許，輕視流輩，每爲世所排擊，後免官家居，頗以

文章自娛；著有養晦堂詩文集。

劉坤一 清湖南新甯人，字峴莊。諸生從戎，官兩江總督，拳匪之亂，與張之洞等，訂保長江之約，維持東南大局，後力爭東三省條約，訂各國商約，皆能極力堅持，於事有裨，卒諡忠誠。

陳士杰 字雋丞，湖南桂陽人。由拔貢七品小京官，仕至浙江山東等省巡撫。公分戶部，敝車羸馬，不喜造謁，時閻文介在曹司，以贛樸稱，同僚或迂憚之一見相契，若平生歡，曾文正於朝考讀卷時，深相知賞。咸豐元年，丁父憂貧不能歸，文正躬爲辦裝棉衣車簾，悉取爲贈，既而語臨武鄺主事曰：雋丞外朴內朗，幹濟才也。文正治軍衡州，問公知兵，手書招之，任以謀議，與用舍人才，鮑忠壯爲別



校，坐誣告營兵論斬，縛帳前，顏色不變，入見力請釋之。左文襄與俱出，左問鮑曰，今救汝，他日知報否？鮑仰天自矢，公獨引退，恐鮑見，其不市德自表襮類此。王壯武當岳州至蒲圻，遇寇致敗，壯武自以違文正誠致敗，恥與俱退，獨入空城死守，文正憤懣，將佐莫敢爲言，公獨進曰：岳州薪米俱絕，明日必潰，宜救璞山。文正慢不應，公自以建議爲公，不宜逢顏色，退臥，頃之自計曰，爲千人請命，奈何計小禮數。復入請曰：璞山軍宜往救。意色愈和。文正方環走。遽停步曰：救之如何？吾頃遣偵之，城中無人，但外有燎火，卽召偵者兩人質之。公詰之曰：若等畏賊不敢往，若城中人出，寸斬汝矣。兩人俱伏虛誑。文正因問計，公言賊無戰船，宜遣三版傍岸舉砲爲聲

援，壯武因得縋城走出，免者九百餘人，其後平浙克新疆，大將皆在其中，壯武後爲名將，號無敵，數同壁壘，意以爲桂勇倚己乃能戰，有自功之色，公未嘗與言前事也。

文正初攻寧鄉及靖港，兩戰均不利，欲自殺，公寬解譬慰，勸文正援湘潭，大震軍威，已而湘潭捷書至，乘勝前進，勢如破竹，論者以公之計畫爲最善。咸豐九年，石達開統衆號百萬犯桂陽，穿城北走，公率廣武軍二營，屯州北花園砦，前有橋，遣裨將帶百人扼橋，敵夜至，不意橋北有兵，即止不前，次日公督兵出戰，敵大潰，遺棄槍械亘數十里，議者以此次敵若渡橋，由常寧趨衡州，長沙空虛，必不可守，全省危險，由公一人於無形中救濟之，徙薪無恩，古今來大率



如次。公撫山東，沿海設防，或劾其海防草率，朝命大臣覆視，乃知其虛誣，時吳大澂會辦北洋防務至煙台，見廣武軍壁壘，采其法，頒行各海口，公自以從軍久，知欽差督撫之不可並任，因奏朝使不宜輕出，會辦無益有損，其後張佩綸，以福建會辦獲重繼，皆如公言。公恂恂儒雅，語人若恐傷，性嚴毅，無疾言遽色，以鑒裁自許，然未嘗言人之短，鹿巡撫常問所短，箴以自視過高。鹿笑曰：誠然未見勝吾者，公曰一言之善，一技之長，卽吾師也。衆或疑其柔懦，當領軍時，有鄆大愚何應禎奇士也。鄆才智縱橫，好言兵，公默聽之，一旦寇至，公部署戰事，條理井然，以後不復談兵。問之。則曰被公瞞久矣！今何更瞞我！

江忠源 公名忠源，字岷樵，新寧人，道光十七年舉人，因誅

雷再浩叙功以知縣用，道光二十九年，揀發浙江，署秀水知縣，歲餘，丁艱，時洪楊事棘，大學士賽尙阿出督師，特疏調公將新寧五百人爲一軍，湖南鄉勇出境討敵自此始，敵攻桂林，公募勇千人倍道馳援，旣解桂林圍，復大捷於篔衣渡，斃馮雲山，敵不得掠舟而北，衡永安堵，咸豐二年，敵攻長沙，公至，見城南天心閣外地勢高，敵築壘據其半，卽督所部力爭之，死傷二十餘人，鏖戰益厲，敵敗退，公壘成，敵不得逞，長沙以完。

巡撫張亮基奏留公湖南，是冬破晏仲武於巴陵，剿平徵義堂會匪於瀏陽，明年春署湖北按察使，剿叛民劉立簡於通城，殲陳北斗於崇



陽，由是有幫辦江南軍務之命。既行，道聞廣濟宋關佑作亂，移師討之，事甫定，復奉朝命急救鳳陽，而江西巡撫又檄援南昌，公曰，鳳陽雖有朝命，然殘破之區，效速而事易，江西雖無朝命，然完善之地，禍急而事難，吾當先其難者，遂提師由九江兩日踔四百里入南昌城，明日敵至，則繕施畧備，官民恃以無恐，敵晝夜環攻，闢地道分擾旁郡縣以眩我謀，卒不得逞，凡九十餘日圍解。

時敵自九江襲破我富池口，遂陷興國田家鎮，防軍告急，兩湖總督張亮基檄公回援，既至，敵已據鎮南岸半壁山，防軍敗潰，公疾扼江口搏戰，會所部少，又遠行饑疲，鑿門移時，殺傷過當，乃突圍趨廣濟，上疏自劾，詔鑄四級留任，敵陷德安，移軍擊之，敵棄城遁，

遂由漢川渡江至武昌，旋拜安徽巡撫之命，公以廬州新立行省，危在旦夕，法宜經營淮南以分吳楚敵勢，遂拜疏行，其將卒久於奔命，又冒淫雨，多道病，公亦病，至六安，病甚，六安民遮道請留，不許，昇疾達廬州，部署未定，而敵大至，公設策應敵，一如守長沙南昌時，敵三爲隧道轟城，城圯數丈，登陴矣，公力禦却之，城復完，而是時軍廩逋懸，彈藥俱罄，兵不滿千人，援軍屯四十里外，觀望不進，公弟忠濟自楚帥師來援，不得達，公病益困，不食數日，無何，城陷，發憤投水死，咸豐三年十二月十七日也，年四十有二，追贈總督，諡忠烈。

公在京師，與曾文正公交最篤，日以學行相淬厲，文宗御極，文



正嘗疏薦之，在南昌時，嘗奏請三省造舟練水軍，又寓書文正，屬廣置砲船，肅清江面，文正裁定大略，水軍力居多，公實發其端也。

彭玉鑾

公名玉鑾，字雪琴，衡陽人，少孤，嘗投協標充書記

，兼試石鼓書院課，月得錢三四千以奉母，道光末，新寧李沅發稱亂，破城步，戕官，大發兵捕討，徵衡州協標，公荷槍徒步從，協將問何不騎，對曰：方往殺賊，安敢自逸，協將悚然，言於谷總兵，軍中事往往詢之，自新甯靖州越境至貴州廣西邊，遇寇下溫，敗之，復從戰金峯嶺，寇散走，擒李沅發，嗣洪楊事起，曾文正以侍郎治兵衡湘，或薦公有膽畧可任用，公居母喪，不欲出，文正亦居母喪，遣謂曰：鄉里藉藉，父子且不保，能長守邱墓乎，公感奮，遂入軍。

咸豐二年冬，兩湖總督所將軍潰於田家鎮，有詔徵湖南鄉軍援武

昌，曾文正始立湘軍水師十營，每營三百八十人，以公領一營，其九營皆把總武員，或新進，不敢專達，多倚公白事，四年三月，陸軍潰於羊樓洞，敵躡之，寧鄉湘潭相繼陷，議以水師攻湘潭，召十營官決之，公毅然請行，其夜即發，未至十里，聞砲聲，則塔齊布從甯鄉來援，已接戰再勝，公乘三版，望湘岸連檣十里皆敵舟，然多鐵貨，默計進軍得勝，士卒貪擄獲，必自亂，因約三營首尾攻之，自衝其中屯，縱火燒之，敵潰，燒溺無算，城敵失氣，開城北走。

六月曾文正所奏調水師營大將陳輝龍至自廣州，而前調知府褚汝航游擊沙鎮邦等自桂林俱會長沙，更遣塔齊布合羅澤南陸軍護水師傍



湘東下，公率舟前進，敵砲船據南津港，公從君山，楊載福從雷公湖，張兩翼，敵扼南津港不出，前鋒分小船入港，敵遣舟接戰，小舟遂反走，敵舟爭出，公及楊載福抄之，燒百餘舟，奪小舟數十，其夜敵遁，踰五日，敵復駕巨舟來攻，再敗之，敵退保擂鼓臺，進攻不利，會暮，欲退，楊載福謂公曰，吾軍船不滿百，寇衆十倍，非冒死出奇，不得免，乃乘三版冒砲直下，公從之，中槍，傷指，進愈急，遂陷敵中，衝入，燒其坐船，敵還救，大亂敗走，自是彭楊以勇略冠軍，陸軍亦連捷，遂至沌口，謀攻武昌，武昌城外皆敵壘，議當渡江先燒其屯，自塘角至青山，敵緣岸列砲，彈如雨，諸將皆露立二版，擢船進，有俯側避砲者，皆目笑之，以爲大恥，因悉燒屯壘及其船舟而還，

敵棄城遁，並克漢口漢陽，下游洪軍聞之大懼，於田家鎮夾江爲五屯，倚半壁山，連舟斷江，纜以鐵索大鎖，平布竹木爲大筏，密排大砲，筏前更護以砲船，後列輜重船五六千艘，望之如大城市，公議掠蘄直下，合陸營併力攻之，兩岸砲如雨下，哨官軍士傷死相繼，軍氣無阻，竟逼田鎮，公間行至陸軍，刻日合戰，分水軍爲四隊，頭隊船悉令去砲，具蘆韮椎斧炭剪，戒曰，無仰視，順流疾進，至筏下，斷鎖纜，自將第二隊繼進，楊載福將第三隊，突纜燒下游敵舟，第四隊守屯，半夜，陸軍出攻半壁山，水師頭隊皆小船，無篷桅，鼓櫂直下，俄頃逼筏前，哨官孫昌凱，故鐵工也，方鼓爐銷鎖環，未開，有小船視筏下船隙劣容舳，試擠而過，後者從之，竟度二船，遂譴呼曰，鐵



鎖開矣，敵愕亦謹，皆爭走，相踐墮水，楊載福率諸軍徑下，至武穴，乃回船擲火燒而上，公則乘流下，合軍盡燒數舟筏，田家鎮之戰，湘軍水師名聞天下，公力居多。

未幾，寇夜襲大營，燔舟師，湖廣陸師亦潰，敵勢大盛，公所部入鄱陽湖，陷圍中，敵斷湖口，公率軍往救，不利，乃還新堤修船，敵復陷武昌漢陽，湘軍水陸相保，悉從九江就餉南昌，公更募士造船，立新軍，咸豐五年，湖北巡撫胡文忠促進兵攻武昌，要公同攻漢口，時湖口內水師頻挫敗，喪船數十，曾文正急召公至江西，留楊載福於湖北，公至袁淪敵境，僞爲賈客，操皖音，經卡數重，無覺者，及新出境，居民言稽查甚密，從者二人逃去，公敝衣懷碗，僞爲遊學乞

食者，兼行至南昌，時文正屯南康，公先上謁江西巡撫，城中大驚，湘軍聞之氣百倍，自此立內湖水軍，游擊袁臨瑞建南饒廣間，日有戰事，凡統十營，大小船六百，七年曾文正還籍治父喪，楊載福署湖北提督，爲水師總統，公任協理，蓋水師雖分外江內湖，終當合併，故各遙領焉。

文正既歸，久不出，公在江西歲餘，餉不時得，借火藥亦靳不與，文正每曰，吾負雪琴，其年湖北陸軍再克武昌漢陽，兵勢復盛，水陸同下，遂圍九江，攻湖口，敵扼石鍾山梅家洲，力遏內湖軍不令合外江，公率全軍分三隊出戰，楊載福臨江發砲爲聲援，不能進，而敵於石鍾山巖腹置巨砲，正當船衝，公令三板先出，大船繼之，前鋒哨



官中砲立斃，後船繼進，傷十餘舟，或諫曰，今驅士卒與飛火爭命，徒死無益，公泣曰，水陸用兵五年，精銳忠勇之士，斃命千數，湖南江西民士屠戮者數十萬，每一念之，恨不卽亡，不破此險，勢無生理，今日我死日也，義不令將士獨死，亦不令怯者獨生，鼓櫂赴之，適敵砲焦裂，司砲者震死，船銜尾直下，與外江軍合，歡聲動天地，陸軍奮蹕從城背山下應之，敵大奔，遂進奪小孤山，復彭澤望江東流，敵望風遯逃，前隊水軍過安慶城，城敵不敢出，連破樅陽大通銅陵峽口敵屯而還，合圍九江，九江既復，楊載福進軍黃石磯，自九江圍湖北省城，置十二屯，明年公與楊合屯。

於時金陵大營潰，蘇杭徽寧繼陷，敵復上陷東流建德彭澤，圍湖

口，公赴援，舍舟登城，雨立數日夜，敵引去，十一年敵復上陷蘄黃德安公率軍巡江，會陸軍攻孝感，克之，遂復天門應城黃州德安，胡文忠薨，詔以李續宜撫湖北，授公安徽巡撫，辭不赴任，旋以李續賓爲安徽巡撫，改公水師提督，未幾補兵部右侍郎，是年別立淮陽水師，以江路未通，留助攻守，同治元年春，楊以母病請假，公進屯銅陵，並將外江內湖淮陽三軍，攻金柱關烏江蕪湖東梁山皆克之，悉調上游水師集濡須，又別立太湖十營，亦統於彭楊，自此公常屯濡須，楊常屯蕪湖，日月苦戰，不可勝紀。

二年五月與楊合兵攻九伏洲，以合金陵之圍，時沿江府縣次第肅清，敵於洲築屯壘數十，外作大城，列舟環之，水陸相護，以爲江甯



城犄角。前督師向榮和春皆以攻洲不克，敗退，李世忠又嘗以三萬衆扼洲不勝移軍去，都興阿等言九洑危險，曾國荃圍軍當退，朝廷屢以爲慮，故大舉攻之，名將勁卒畢集，公陳船上流，南隊向下關，北隊向草鞋夾，各設後隊爲援，楊載福督船攻燕子磯，破之，陸軍亦分三隊，掘洲埂，攻中關，三板悉繞洲，洲敵不出，但發火槍相持，不能進，至夜，公傳令諸軍更番夜攻，且曰，洲不破不收隊，諸軍具炊傳餐，皆皇皇，洲中船上砲不絕，俄有從火叢中登岸者一人登，一船人畢登，則譏曰，洲破矣，諸三板附岸者，歡譟騰蹕而上，敵衆大駭，槍子紛亂雜擊，登者忘死，踐屍直進，大破之，自田家鎮以來，肉搏死戰之事，終於此役，克江寧，成大功，實亦由此。

於是洪黨從福建出江西寇池洲，謀撓官軍，公還救青陽，未幾，詔楊載福督師江西，而以公專統水師，明年江寧克復，又明年被命署漕運總督，辭不就，仍留水師，七年兵事大定，長江水師營制既立，自荆岳二洲至崇明，設提督一員，總兵五員，營哨官七百九十八員，兵丁萬二千，月餉雜費歲銀六十餘萬，以長沙釐稅供支，不煩戶部，既乃奏請開缺，補守母喪，有詔聽許，八年春還衡陽，守制不出，而長江水軍日漸腐敗，衆論以水師無益，可撤，十一年曾文正薨，詔促公出視師，聞命即行，奏薦將材，劾罷營哨官百八十餘人，杖責革去者，各當其罪，事竣，召見，即日被命署兵部右侍郎，再疏力辭，優詔從之，命每年巡閱長江，專摺具奏。



光緒七年，詔公署兩江總督，並辦理通商事務大臣，再辭不允，已而復言砲臺及兵輪江防皆臣專責，而兩江地大政殷，臣不善理財，不惜夷情，必多決裂，或生釁隙，詔以左文襄代之，留督江海防如故，九年補兵部尙書，其年法越戰事起，分命大臣籌防，以廣東近越南，又爲南洋前衝，詔募軍速往，九月力疾治行，調湘軍四千由海道，而身率隨丁輕裝度嶺，十一月至廣東省城，湘軍八營俱集，躬乘輪船，相度形勢，以虎門爲海口要隘，常州次之。又次則北有漁山珠山，南有沙路海心岡大黃滘，皆屯軍設砲爲扼守計，其間道有橫門崖門虎跳門磨刀門，皆募船守港汊，未十日，布置略定，人心帖然，因自請率陸師出關擣西貢，助越南驅法兵，而論者多以爲未可戰，將帥觀望

持兩端，公性下毅，又移營海口，居草棚，暑濕寒雨，內外煎逼，發病遂不可治，十一年和議定，請疾歸，度嶺至浙，病篤，連疏乞休，皆慰留，十四年，扶病巡江，再乞病，得請，十五年冬，乃還衝陽，十六年三月薨，諡剛直。

勞崇光 公名崇光，字辛階，善化人，道光五年拔貢，是年舉於鄉，十二年成進士，授編修，後由平陽知府，屢遷至兵備道，署廣西按察使，二十九年充冊封越南國王使，事竣入關，會寇起，駐思恩南寧等府，會督官軍剿賊，遷湖北布政使，未行，李沅發反新寧，奏留會辦楚粵軍務，賊平，三十年調廣西布政使，時廣西羣盜如麻，廣設方略，解散匪徒四十三起，尋督辦梧州艇匪，平之，招撫海寇張



家祥收爲部將，後易名國樑，官至江南提督，殉難丹陽，諡忠武，爲時名將。

咸豐二年，擢廣西巡撫，兼署提督，當是時全州及潯梧柳慶等屬賊蠶起，公廣布耳目，具知賊進止，黨與離合，及彼此猜忌各狀，每有調遣，洞中機宜，常言蕩寇之法，能防芽孽之初生，則餉不虛費，能絕根株於事後，則師不重勞，會武宣會匪將起事，公偵實，誅其渠，餘黨駭散，鬱林州土匪黃東桂勾劇盜鍾玉保爲亂，蔓延數縣，公討平之，八年賊犯桂林，十餘次不得逞。

九年調撫廣東，兼署兩廣總督，先是番舶逼羊城，疆吏失職，西人踞節署及民廬，文武僚屬避居佛山鎮，會城逃徙一空，公兼程抵廣

州，從者請緩入城，公叱曰：非爾所知也。屬吏叩馬諫。公笑曰：吾奉天子命來爲督撫，不入城將焉往，遂單騎疾驅入，西人不意公徑入，亦駭愕，既入，西人請見，見之，若無事者，及論事，折以理，不屈，明日商民復業者數千家，西人氣奪，因退去，詔除兩廣總督，兼理鹽政，署粵海關監督。

同治二年四月，授雲貴總督，初雲南漢回民互鬥，黠者煽亂，總督潘鐸殉難，城被回踞，守土大吏不能自異，或寢與之合，公馳抵昆明，僚屬徘徊進止，或尼其入，公曰，吾嘗單騎入廣州，視烏夷箠如也，豈懼叛回哉。遂入城，文武僚屬皆從之，既至，語屬吏曰，漢



回仇殺，乃械鬥案，不必作軍務辦也。益開誠心，安反側，武員中有初持兩端者，感公忠盡，皆革面以功名自奮，賊由此漸平，六年正月十七日卒於官年六十有六，詔贈太子太保，謚文毅。

唐訓方

字義渠，湖南常甯人，由舉人大挑教諭，仕至安徽巡

撫。初曾文正命公募常甯勇五百人，命之曰訓字營，破羅大綱於蕪黃，又於江西義甯破強敵，於廬州破陳玉成於靈璧破捻匪十萬，戰功極多。先是蒲圻但公知常甯縣，識公童子軍中，公官湖北迎至署嚴事之，座主周君頊流寓安徽，王君桂就養直隸，皆擁篲郊迎躬上食，人以爲美談。

劉典 字克菴，湖南甯鄉人。由諸生，仕至陝西巡撫，謚果敏。

先是公讀書瀟山，不求聞達，以古人自期，時究經世之略，左公在湘幕，亟薦其賢，令辦甯鄉團練，迭平劇盜，甯邑獲安。公將兵五千，助左公平浙江，又幫辦福建軍務，入陝平捻匪張總愚。秉性清嚴，自奉儉約，人以爲難堪者，處之怡然，左文襄嘗言劉公出處進退之際，志存忠孝，道合經權，時賢莫能及也。

劉松山

字壽卿，湘鄉人。官廣東陸路提督，謚忠壯，初隸王壯

武公部下，號老相營，嘗與張運蘭等，破巨寇李世賢於皖省。捻匪以驍騎橫行，公乃研究討平之法，整隊伍迅行走，所至聯絡圩民，又剏結方陣，橫行寬數里，騎馬雖鈔入，陣弗爲動。捻躡山西，犯保定，



畿輔戒嚴，公乘機逐北，自彰德抵鹽山滄州合蹙之，擒匪平，左公宗棠奏曰：劉松山戰皖豫各省，曾國藩嘗助其兵食，俾一心辦賊，保垂危之秦，救不支之晉，拱衛畿輔，以步當馬爲天下先，何嘗非劉松山之力，臣以此益服國藩知人之明，謀國之忠也。鎮靖堡者，回酋董福祥老巢也，有衆十餘萬，又甘肅靈州金積堡，回酋馬化隆踞之，公連鏟五餘寨，回勢大蹙，煽其種族四面來援，公中伏遂薨。公行軍篤守王壯武家法，將戰，先召諸將集謀，各手一圖，以示奇正分合，明日，戰無不如約者，因是知諸將才否，曾公嘗令他將效之，初公征捻統五千人，後統衆萬餘，優劣得所，而其忠義奮發，統不以身家爲念，尤足激厲士氣，當公之平西捻也，年已三十餘，聘婦未娶，婦翁送女

至洛陽，成婚禮，居旬餘，提兵入潼關，文正初擬疏請給假數月，聞公已捲旆而西，尤敬異之，非所謂公爾忘私，國爾忘家者耶。

席寶田 字硯香，湖南東安人。由縣學生，官貴州按察使，初清道咸時，承平久，官吏不治事，公嘗拊髀嘆曰：安得及時取縣令，爲腹中吐憤懣乎？劉公長佑笑曰：君志願不易，長佑錄錄，幸竊教官，畜妻子足矣。後曾文正治兵長沙，公上書言兵事，曾公奇之。石達開犯寶慶，公募兵千人破之，石遁入蜀，旋奉曾文正命入皖贛屢破敵，洪福遁江西，公擒之，其餘黨汪海洋遁入粵，公追殲其衆，羣寇遂平，劉坤一奏，公江西戰功第一。貴州苗叛，有衆數十萬，擾鎮筸沅晃靖州，湘西大震，湘撫劉琨起公爲大將，用兵五年，迭破苗兵，毀寨



千數，殲苗白萬，拓地千餘里，其善後使苗民薙髮，與漢民一律，彼此不相疑忌，故少亂。其用兵沿岳鍾琪張廣泗鵬剿法，懸軍深入，飢因敵糧，夜宿敵壘，行不持營帳，居不依城寨。軍不時出，出不時反，晝伏夜行，苗無從防備，是以決勝。公用兵主堅忍嚴於用法，勒部伍，設刁斗甚備，善揣敵情，規全勢，不輕出，當大敵則躬犯其難，無稍避就，方江西敵軍盛時，衆數十萬，公部卒不滿五千，以少勝衆，時以比王壯武，土人則以公比鮑超，然公撫卹流民，約束軍士，秋毫無所犯，鮑公不及也。

田興恕 公字忠普，湖南鎮筳人。由行伍官黔撫，初爲鎮標兵，粵寇攻長沙，以地雷轟城，鎮筳兵拒之不得入。公與有勞，寇退屯

湘河西岸，連營數百，駱公募人偷營，公應募，掉小舟往，潛以火球擲入敵營，敵數百追之。公棄舟泅水免。駱公賞勇，時年甫十六。咸豐六年，公將五百人，破走石達開於江西，又破石軍於寶慶，又破湘西土匪及苗獠，遂署貴州巡撫，公年方二十四。同治元年因教案，西人譁於朝，禡公職戍新疆，行至肅州，左公奏留防秦州，甘回不敢犯境，光緒三年卒年四十一。公驍勇善戰，雖不讀書，用兵與古人暗合，撫黔時，因前後寬弛，更繩以法，由是謗怨沸騰，不安於位。其罷職疏云各爲其主，常懷犬馬之誠，無禮於君，妄擬鷹鷂之逐，天下傳誦之。

王德榜 公字朗青，湖南江華人。官貴州布政使。咸豐二年，



粵逆竄江華，公散家貲，募勇討賊，由湘入贛，平定江西東路，繼援浙，破李世賢數十萬衆。同治十年。左文襄奏調公入甘剿回，平回巢數百，十一年統甘南四百餘營，羌中野曠人稀，巢禽無樹，夜間有豺狼千百成群，入營帳食人，公令軍士習獵搜，捕狼患遂除降回衆十餘萬，拔出難民數十萬，廣開狄道河渠，引泉灌注，穫沃田百餘萬畝。光緒十年法人啓衅，奉旨督師，防守廣西鎮南關外，十一年法攻關內諸軍，公在關外截擊，大破法兵追奔數百里，斬六畫夷酋一，五畫夷酋一，獲騾馬數百匹，收復諒山文淵各城。張之洞奏摺云法人兩次犯關，非馮子材剏作長墻，與王孝祺合軍死守，則諸軍無所倚倚，當廣東苦戰後，非蘇元春往援，陳嘉張宗漢力拒東嶺，則馮軍亦將不支，

非王孝祺橫衝敵壘，馮蘇諸軍亦不能取勝，非王德榜截其後路，斷其軍火，關內外夾攻，法兵亦未必大潰。

郭嵩燾(附崐燾)

清湘陰人，字伯琛，號筠仙，道光進士，光

緒時，官兵部左侍郎，充出使英法大臣，奉使二年，取諸公者，惟薪水屋租二事，嘗言廉者君子以自責，不宜以責人，惠者君子以自盡，不宜以望於人，時稱名言。致仕後，更號玉池老人，築室曰養知書屋，學者稱養知先生，有禮記質疑，大學質疑，中庸質疑，訂正朱子家禮，養知書屋文集詩集，奏疏，讀書記，湘陰縣圖志，會合聯吟集，周易釋例，毛詩餘義等書。弟崐燾，原名先梓，字仲毅，號意城，晚號博叟舉人，居湘幕最久，時湘軍四出，公輯和將帥，應機立濟，官



文胡林翼駱秉璋，皆器重之。內行端厚，文詞簡古，有臥雲山莊集。

李興銳 清瀏陽人，字勉林。咸豐諸生，官兩江總督，卒諡勤恪，其巡撫江西時，結教案二千餘，償恤八十萬金，皆撙節營餉，以彌其闕，不苛捐擾下，民頗德之。

歐陽利見 清湘鄉人。光緒初提督浙江，甲申之役駐寧波，親督諸將防守，砲擊敵艦中之，法帥孤拔實死其役。

曾紀澤 清湘鄉人，國藩子。字劼剛。同治間歷使英法俄諸國，與俄人力爭，毀崇厚已訂之約，更換新約，交還伊犁及烏宗烏山帖克斯河諸要隘。有功於新疆甚大，官戶部侍郎，諡惠敏。其學貫通中西，有奏疏及詩古文若干卷，又有佩文韻來古編，羣經臆說諸書。

瞿鴻禨

清善化人，字子玖，號止菴。同治翰林。官外部尙書

兼軍機大臣，晉協辦大學士。或言公貌，類毅宗，故屢膺主眷，迭掌文衡，得士極多。卒於民國八年，葬西湖。

王先謙

清長沙人，字益吾。同治進士，光緒初年，上疏請籌

東三省防務，並劾雲南巡撫徐之銘，伊犁之約，疏凡四上，請嚴防俄人回測。最著者以請罷三海工，及請嚴戒太監李蓮英招搖擅權，兩疏爲切直。性淡榮利，以培植人才倡導後進爲己任。曆典雲南江西浙江鄉試，督學江蘇，刻皇清經解一千四百三十卷，輯南菁書院叢書一百四十卷。還湘後，主思賢講舍城南嶽麓兩書院。教士務文行合一，戊戌湘學會起，諛辭朋興。先生力持正論，忌者益衆。而先生不顧，遇



地方大利病，必伸讜議。如計口收捐償庚子賠款，粵漢鐵路爭廢約，毋貸外資。英人貝勒納賜設賈肆省城請飭遷，皆如先生議。裨益人民不少。國變後，自署曰遜。不書名，民六年卒於長沙龍喜鄉之涼塘，壽七十六。著尙書孔傳參正三十六卷，三家詩義集疏二十八卷，前漢書補注一百卷，後漢書集解一百二十卷，荀子集解二十卷，日本源流考二十二卷，外國通鑑三十卷，虛受堂詩文集三十六卷。

張百熙 清長沙人，字治秋。同治時編修。拳亂後，德宗下詔求言。百熙疏請改官制，理財政，變科舉，建學堂，設報館。二十七年任管學大臣。將學堂一切事宜，責成管理，聘吳汝綸充大學堂總教習，汝綸辭，百熙具衣冠伏拜地下，吾爲全國求人師，當爲全國生徒

拜請也。先生不出，如中國何。汝綸感其誠，勉強應詔，二十八年七月進呈全國學堂章程，奉旨照准。章程前編有學務綱要一冊，臚舉要旨。是爲清季教育之法典。同年冬，派余榮昌等三十一人赴日本。俞同奎等十六人，赴西洋各國。學主留歐實始於此。自百熙管學後，學風丕變，勛譽日隆，忌者日衆。百熙苦心支柱，力任羣謗，未嘗稍餒。御史某密奏請增設滿大臣管學，於是榮慶銜命至，榮意專擅，百熙不能行其志，動輒掣肘，處境至苦。乙未立學部。以榮慶爲尙書，百熙至是遂謝學務，百熙拊循學生肫誠懇摯，感人至深。留學生將行，躬送登車，勉以大業，故歿之日生徒集祭，咸痛哭失聲云。

譚嗣同 清瀏陽人，字復生，號壯飛。父繼洵官鄂撫不喜維新。先生能文章，性任俠，好劍術，自甲午戰事後，發憤提倡新學，官江蘇知府，以徐致靖薦，加四品卿銜，充軍機章京，與楊銳劉光第林旭同參預新政，時號爲軍機四卿。慈禧后誅之，號爲六君子之一，有



仁學，石菊隱廬筆識，寥天一閣文，莽蒼齋詩，遠遺堂集外文。

唐才常 清瀏陽人，字佛塵。光緒戊戌政變後，才常聯合同志，糾集江湖會黨，設自立會，以推倒滿清爲目的，散放富有票，黨徒徧安徽湖廣等省，後謀於漢口起自立軍，事洩被戮。

黃興 清善化人，原名軫，字覲五，號克強。光緒時諸生，曾充明德學校教員。少有大志，與總理等倡言革命排滿。光緒二十九年，與馬福益起義萍醴。又越南河口及圍攻廣東督署，諸役，先生均以身先。辛亥十月助黎元洪守武昌，與滿軍血戰抵抗。民國二年，討袁兵起，先生留守南京，失敗後，先生赴日本。袁死乃歸國。民國五年歿於上海。壽四十四。

蔡鍔 清末邵陽人，字松坡。幼時家貧苦讀，年十四，入庠。戊戌入時務學堂，梁啓超教國文，深器之，由張之洞送入日本士官學

校學習陸軍，回國後，李經羲調入雲南練兵，辛亥起義，響應武昌，事成衆推舉爲滇督，所練陸軍極精，會操時有法人參觀，深嘆其軍隊整齊，爲中國僅見。袁欲稱帝，忌鍔英明，調入都，後以計脫險，赴滇起義，屢挫袁軍於四川，得桂黔各省響應，推倒袁氏，再造共和，卒年三十四。

宋教仁 先生字遯初，號漁父。桃源人。桃故有淵明祠。先哲郭蘭老曾題一聯云：自漁父來始知有漢。有聖人作不復避秦。似預爲先生寫照。先生少孤貧，母氏萬課讀甚嚴，甫執筆爲文，即驚其長老。嘗自爲聯榜諸書室云：辦天下事，自歐亞始。讀古人書，在秦漢間。肄業漳江書院，院長瞿方梅根約稱爲奇才。其爲學主靜而不墮禪寂



，深契陽明良知之旨，雅不喜朱陸門人之互爲異同。清末上書湘撫趙爾巽請改書院爲學堂。趙許照准施行。後與孫黃章太炎等友善，黃主兵法，章主哲理，先生工畫策。章謂先生善游說，能外交，目之爲縱橫家。南北統一後，先生爲農商總長，主張組織政黨內閣，爲袁氏所忌，刺死於滬寧路。黃克強于佑任均在側。

譚延闓

茶陵人，字組菴，別字無畏，世稱爲畏公。清末舉進

士第一。湖南省會元自公始，父鍾麟，官總督，諡文勤。公舉進士，後淡於仕進，回湘辦理城南師範學校，充當教育會長，省議會會長。辛亥革命後，被舉爲湖南都督，三卸三任，後入粵，助總理中山先生，提倡革命，欲以三民主義救中國。粵軍北伐時，公主持中央政務，各

派意見紛歧，公從中調處每得融和諒解，不發現裂痕。時日爲百藥中之甘國老。公生平慕李東陽之爲人。善書法，亦不減東陽。卒年五十二歲。葬紫金山之靈谷寺側。有文集詩集。

范源濂

范源濂爲晚近之教育家，字靜生。湘陰人。少孤，從

舅讀書清泉。戊戌維新考入長沙時務學堂，已而赴日本受學於東京大同學校，及東亞商業學校，時留者日衆，因國內學校初創，學校設備不全，大抵程度參差，無相當學校可入。濂做日本維新時成規，在東京創辦速成法政師範諸科，法政以一年半畢業，師範半年畢業。俾略具教育法政常識以應時需，聘譯員爲之譯述講義，不必學習日語。不及二年，全國聞風來學者至二萬餘人。甲辰復回國倡議送女生赴日習



師範，奔走月餘，得十二人，率之東渡，送入東京實踐女校，開女生留學之先河。乙巳學部議設法政學堂於北京，聘日人主教。任濂爲學部主事佐之。丙辰創設殖邊學堂。招學生百餘人，授以蒙藏語言及殖邊諸科目。又籌辦優級師範學堂清華學校。己酉冬發起尙志學會，並籌集基金，附設醫院及學校，編譯關於文化及科學書籍，嘗謂尙志學會規模雖小，無異中國社會事業之一苗圃，可以見其志望也。庚戌冬任學部參事，規定學制及學校章程，以期全國學堂悉統制於部章之下，再圖教育之普及，嗣後屢有增改，然大體多仍舊旨。辛亥冬民國成立，任教育次長，旋任總長，在職半年，以意見不符引退。五年七月，再任教育總長。七年春與嚴修同赴美國，徧歷各省，於其教育實況，多

所研究。九年八月三日就教育總長。次夏辭職，從事於生物學之研究。十一年春，再遊美國，考究鄉村教育，翌年赴英，與彼邦人士，討論退還庚子賠款事，主張設各種學術研究院，圖書館，補助留學經費，並在外國大學設中國學術講座，以宣揚中國文化。十三年九月任中國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董事。旋被推爲幹事長，其所主張，多見定議。十七年冬歿於津萬，年五十二。

羅源漢 濟長沙人，字方城，號南川。雍正進士，官工部尙書。文章事業朝野推重，書法蒼古遒勁，卓然成家。

王文清 先生字廷鑑，號九溪。清湖南寧鄉人。少工文學，舉雍正二年進士，官岳州府教授。乾隆元年召試鴻博未入選，以薦補內



閣中書，授御史，告養歸，主嶽麓書院十餘年，多所成就，撰儀禮分節句讀，以句讀爲主，畧爲箋注，不欲其繁，又周禮會要六卷，亦約括注疏諸說，疏通字義，以便學者，又著考古源流三百卷，又鋤經文畧六卷，詩略六卷，鋤經餘草十六卷，年九十二卒，祀鄉賢祠，先生故宅在寧鄉大株樹，里人呼曰學堂灣，爲先生當年家居授徒處，桂林陳文恭撫湘時，曾過其家，試生徒所讀書，諸經注疏多能成誦，故立碑以表之。

鄧顯鶴 先生字子立，一字湘臯，新化人，八歲能詩。嘉慶時舉人官寧鄉，訓導，自幼聞長老稱述鄉邦巨人長德，輒欣然慕之。及長搜討楚故，不遺餘力，博究羣書，足迹半天下，凡海內士紳才俊，

多慕與爲友，所纂沅湘耆舊集千七百人，詩萬五千六百八十首，各爲小傳，以詩存人，復搜刻蔡忠烈遺集，王船山遺書，增輯周聖楷楚寶，編校歐陽圭齋集，訂周子全書。其爲詩殫精竭慮，與同里歐陽礪東相切磋，辨析不少假，咸豐元年卒七十五歲，郡人祀之邵州十先生祠，著南村草堂詩鈔文各二十四卷。

歐陽輅 初名紹洛，字念祖，晚號礪東，讀書過目不忘，少孤貧，非其力不食，有梁伯鸞徐孺子風。乾隆時舉人，北遊燕與法時帆曾賓谷錢斐山諸人相唱和，其剛介嚴凝之氣，一寓於詩，初由義山窺少陵，繼學韓蘇，晚乃自成一隊，湘臯稱滿清二百年間湘中詩老，惟張陶園及礪東二人。



魏源 先生字默深，邵陽人。道光時舉人官內閣中書文筆奧衍熟於掌，故詳務及輿地學，其論河務謂宜改復北行故道，咸豐五年銅瓦廂之決，河復北流，由大清河入海，適與所論相合。蓋猶及見之云。所著有聖武記，海國圖志詩古微書古微公羊微等書。

湯鵬 先生字海秋，益陽人。道光時進士，官御史，意氣踔厲；所慕惟李文事饒張太岳一流，劾宗室某被議遷郎中，時英夷求通市，先生條陳三十餘，皆切中時弊，君懷才不遇，矢志著書，所作浮邱子，立一意爲幹，幹分爲一，支之中又有支焉，則支復爲幹，支幹相演以遞於無窮，大抵言軍國利病吏治要最人事情僞，凡九十餘篇都四十餘萬言。

張九鉞 先生字度西，號紫峴，湘潭人，七歲能詩文，十二歲補弟子員，乾隆時舉人，年十三登采石磯賦長歌，人呼太白後身，後官江西廣東知事，講求農田水荒政不少懈，知南豐時歲歉，擅發倉穀平糶，幕僚危之，先生曰積貯民命也，吾能墨守舊制，坐視民餓死耶。南昌水災先生募捐散賑，動帑十二萬有奇，邑人建生祠祀之。先生詩文宏博浩瀚，縱其力之所至，而一軌於正，畢沉重其名迎至節署，集名流爲東坡生日修祀酒再出成長歌一篇，四座驚服，著陶園文集八卷，詩文及詩話詩餘共二十八卷，先生七歲遊南嶽毗廬洞寺，寺僧以貌類先師，出句曰心通白藕，先生應聲曰，舌湧青蓮，僧大駭，言其師示寂時留此句云，有對者即其後身，因鳴鐘集衆募拜，卒年八十



有三，易簣時口占有前身南嶽一枯僧之句蓋昭合云，同堂弟九鍵九鎰九鐔皆舉人進士邃於詩文。

鄒漢勛

先生字叔績，新化人，兄弟六人皆以才稱，而先生爲最，年十五通左氏義，佐伯氏著書，於天文推步方輿沿革六書九數之屬，靡不畢究，而制舉業不循繩尺，久困童子試，道光十七年，學使試以三江九江考補郡學生，亦先耳其名故也。羅文僊繞典胡文忠林翼官黔時，招先生往，修貴陽大定興義安順諸郡志，亟爲當道所佩服。江忠烈撫安徽招先生同往，陳玉成等分數道攻廬州，江公所部，僅開化鎮數百人，不敷防守，先生守大西門，敵爲三隧道攻之，城陷，先生擊敵敵退，後有漢奸與敵通，敵自北門入城，江公自盡，先生命酒

左手執杯右手持劍，大呼殺賊，陷陣而死，時年四十九，所著有數藝齋遺書。

吳敏樹

清巴陵人，號南屏，字本深，道光舉人，官瀏陽教諭有粹湖文集，曾國藩稱其文有閒適之致，似陶韋蘇陸詩境又稱字字如履危石，落紙乃遲重絕倫。

何紹基

清道縣人，凌漢子，字子貞，號東洲，一號叟，道光進士，博涉羣書，於六經子史皆有著述，尤精小學，旁及金石碑版文字，凡歷朝掌故，無不了然於心。論詩喜蘇黃，書法具體平原上溯周秦兩漢古篆籀，下至六朝南北碑，皆心摹手追，卓然自成一派，清代善書者，除二翁劉墉以外，爭推何字，草書尤爲一代之冠，有惜道



味齋經說，說文段注駁正，東洲詩文集。

周壽昌

清長沙人，字荇農，晚號自菴，道光進士，官禮部侍郎，洪楊之難

劾督師賽尙阿，總兵和春逗遛不戰，一時服其敢言，光緒初居北京，以著述爲事，有前後漢書注補正，思益堂日札，詩集，文集其於駢文尤精，嘗曰，吾師胡稚威之博而不取其僻，愛洪稚存之雋，而不學其纖，自命如此，曾文正亟推其能。

熊超

清善化人，字班若，康熙舉人，客京師，嘗館於某王邸

，王心重之，謂人曰，熊孝廉翰林選也，可立得，超聞之，疑王爲其聲援，遂辭歸，不與會試，邃於易，研精程朱語錄，後學多慕倣之。

毛國翰

清長沙人，字大宗，號西垣，嘉慶時諸生，幼穎悟，

能聞誦佩文韻府，爲詩多幽憂淒苦之音，裕泰督鄂，聞其名，羅致幕府以終，有麋園詩鈔青湘樓傳奇。

曹耀湘

清長沙人，字鏡初，晚號合初，又號冰淵子，幼穎異

有神童之稱，年十九舉於鄉，益肆力於經史百家，好讀宋儒性理書，會試京師與馮卓懷俱謁曾國藩，談說淵遠，及軍興與左宗棠論時務，又以內經靈素之學，爲歐陽兆熊所推重，翁然稱爲通儒，顧蘊藉謙退，不樂仕進，曾國藩督江寧時，曾一度襄其幕府，國藩薨，遂還湘侍養性至孝，白首承事父母，色若孺子，晚年頗嗜墨老學，兼及鑪鼎符籙，後遂盡讀支那經論茹菜戒殺，居遐齡菴以著述自娛，卒年五十九。所著有公羊春秋通義十二卷，論語箋記三卷，尙書大傳箋記二卷



學庸箋記二卷，墨子注十四卷，孟子箋七卷，讀騷論世三卷，陰符經注三卷，詩文雜著六卷，讀西遊原旨二卷，道德經注三卷，圓滿總持方便法門之一卷，同年生陳寶箴巡撫湖南序而刊之，王闓運爲作家傳，又爲輓聯云得意在甫刑離騷晚更覃思，盡闡微言契神解，立身兼仲尼墨翟，世無知己，空傳餘論侮時人。

王闓運 清湘潭人，字壬秋，咸豐舉人，嘗參曾國藩幕，歷長城都尊經，長沙校經衡州船山各書院，入民國奉袁召入京，任國史館館長，有湘綺樓全集，十一經有注，廿二史有贊，周秦諸子亦各有校釋，其學雖以經今文爲主，而博覽淵雅，爲一代巨子，其門人有井研廖平諸人，沒後湘陰吳劭芝輓以聯云，文章本爲氣數所關時際末流高

壽大名俱足累，人物卑視唐宋以下學成別派霸才雄筆兩無倫。

曹佐熙 清益陽人，字據滄，光緒時優貢，官廣東知縣，著述有包羲氏易大義述一卷，易傳義述一卷，虞書釋例一卷，讀毛詩一卷，讀周官一卷，周史通義二卷，春秋公羊傳義述二卷，國語釋例一卷，論語類證四卷，讀史記六卷，讀漢書六卷，漢藝文志釋例一卷，戰國策釋例一卷，讀通志一卷，唐史會要一卷，良史傳四傳，法政綱要一卷，山經釋例一卷，大荒經釋例一卷，上古三代藝文志二卷，史通述義二卷，古史鈎沈六卷，外史通一卷，讀史法一卷，原史八卷，傳習錄別鈔一卷，船山要旨二卷，蒙訓一卷，毅菴雜記十卷，嶺南日記一卷，海東日記一卷，管子釋例一卷，湘上農言一卷，文章流別釋名



一卷，文學啓蒙一卷，子宗海，孫師昂，在法國學航空成績極佳。

皮錫瑞

錫瑞號鹿門，清善化人，拔貢舉人，與王德基吳辦齊

名主講南昌經心書院八年，得士極多，陳寶箴撫湘時，聘主南學會講席，經術湛深，爲王葵園所尊重，所著有尙書大傳箋，古文尙書疏證辨正，今文尙書考證，古文尙書考實漢碑引經考孝經古義，左傳淺說，禮記淺說，王制箋，經學歷史經學通論，春秋講義，師伏堂駢文四卷，詩四卷，史詠詩一卷，詞一卷。

程頌萬

清寧鄉人，字子大，一字鹿川，晚年自號十髮居士十

四歲學隸，爲人寫墓志，十五從武陵楊彝珍學古文與閻季蓉易順鼎何維棣等研求詩文書畫，湘綺論詩，稱先生將奪鄧張之席，變湘聲爲夏

聲，先生詩體凡三變，楚望閣爲少作，詞鬱於意者也，石巢集中歲作，詞曲而意直者也。鹿川集晚年作意曲而詞直者也，所刻有十髮居士集七十卷，卒年六十八。

易順鼎

漢壽人，字實父，別字哭菴，漢壽前清舊名龍陽，故號

易爲龍陽才子，年十六登徧榜，生而哀豔，似紅樓中賈寶玉所作有淮南新疏，昆侖集，與葉卽園樊樊山等唱和極多。鼎革後居北平，買醉歌場，好捧坤角，如鮮靈芝，劉喜奎，梅蘭芳等，皆被特賞。

范仲光

清桂陽人農家子也，天性過人，其父母命之學，年十

八父遭危疾，醫禱窮，潛剖兩股家莫知，見其慘黯無人色，竊危之，父竟死，孝子宛轉眩瞀神支離不自克，如欲無生者，其母懼失孝子，



踰兩月召其同學數輩，強掖之館所，孝子重戚母，忍涕習所業，手掣縮艱，上下人靜，輒絮泣，其曹疑之，陽與語，持而禮其臂，則左右各去肉倍寸，赭如渥，孝子哭其曹皆哭，人始知孝子割肱也，免喪試補弟子員，舉一子，終以毀故病咳血，年二十五遽沒，妻何氏爲孝子守義撫孤克成立。

同時朱孝子有合，亦桂陽人，居井頭，宋孝女明旌靖一姑故宅也，姑幼遭家難，爲貞女撫周歲族弟雲伯，後其父母，苦汲，掘井隙得泉，因井之，夜坊其井，曰義井，宅其宅曰井頭云，孝子爲雲伯十六世孫，父元載，母范氏，有兄三人年孝十四，割股愈母病，二十喪父，以艱食，與其叔分耕營內，從伯仲居井頭，井頭去營內六里，而近

，孝子且耕且奉母，宵必定母寢，僕僕道途應晷刻，終母之身弗衰，母卒年七十有八，孝子免喪後，視瞿瞿，恆中夜涕泣，晚起家，倍愴咽，痛其父弗逮也，孝子妻胡氏弗戒於火而焦爛，胡盛年尙無子或勸納妾，泫然曰是與吾共事吾母者，忍負諸，後胡爲孝子舉四男，相孝子昌其家，孝子以居遠伯仲，艱數見，見必極歡，別慘淚如嬰孩，然孝子欵樸無緣飾，見人語煦煦人易之，聞其事則肅然起敬，嘉慶丙子丁丑間，修邑志僉謂孝子宜有述，孝子斷斷執不可，涕盈眶，當時是孝子老矣，習孝子者重傷孝子志，事乃已，孝子壽七十有七，妻後孝子十三年卒，孝子身後，族春秋祭，其先自靖一姑下上咸頌孝子長生昨，永世勿替。



黃古愚 黃孝子古愚名有則，清湖南邵陽人，生四歲喪父，家故貧，母孫氏劬苦撫育，稍長遣就外傳，人或諷以儒術多誤，莫能濟飢寒，母曰吾忍死不欲吾兒廢學，正冀其能濟吾窮耳，言已，淚雨落，孝子聞之大痛，奮於學，所詣日益進，試輒屈其曹，偶逾冠授徒里中，資脯修養母，然以戀母故，終其身所館不出二十里外，館中奉膳稍豐，即終席不下箸，夏無帳，主人以進，命撤之，曰吾母無此，頑軀甘受蚊嘍，弗忍蔽也，值嚴寒，又製棉衣進，固卻之，或責以矯廉，則泣曰，家貧母以煖母，乃忍享此奇溫耶，聞者大感動。

當時纂修寶慶府志，招孝子與楊孝廉大灝入志館，兩人居同室，一夕風大作，雪盈尺許，已就枕矣，忽披衣起繞室長吁，楊君問故，

答曰，思吾老母耳，卽夕冒雪馳三十里，歸既抵家，母大喜曰，吾思兒正切也。

母年九十，孝子齒亦逾六十，有司上其狀，於是節母孝子，同被旌，命下日邦人咨嗟歎息有泣下者，孝子性好吟，幼讀宋人詩銳意學之，每一詩成，狂跳疾呼，索人朗誦，人或竊笑其旁弗省也，所遭極窮，然好施與，在志局三年，嘗節薪水資購絮衣棉被，貽其戚族之饑者。

夏汝弼 先生號蓮峯，字叔直，一號蓮冠道人，湖南衡陽人，明季爲諸生，鼎革後佯狂高蹈無定蹤，嘗登湘鄉之車架山，上白石峯，輒數日不返，問其姓字不對，人亦莫能測也。邑士蕭常慶見而識之



，延至家，或歌或哭與語及時事，卽閉目不答，後挈其家入九疑山，絕粒死。

先生與王船山交最摯，兩人唱和詩甚多，嘗同遊車架山巔爲之記曰，夫以是峰之特立出於羣山之表，而其上蒼蒼無窮者，且如彼，是果有所謂天耶，抑無以名之，而姑謂之天耶，天者果有所疇歟，則亦宜有所不疇者存，何居乎其必疇之荒遠而始以爲大乎，則吾未知其定有天焉者否也，於是兩人選石而坐，不能去，不能留，歌無聲，言無謂，相視良久，日已晚矣，乃遵所登之路而返，讀者謂不減楚騷天問云。

唐訪

先生號汲菴，字周之，湖南武陵人，中崇禎桂林鄉試第

一，瞿式耜見所對五策，詫爲異人，永歷時授庶吉士，上中興法戒書，既知事不可爲，乃痛哭祝髮築室苦菴以終，號食苦和尚。

自爲之記，其畧云，和尚早遭荼苦，十歲遭父冤，中遭刑，已呻復蹶，今蹶已甚，和尚所遭，尙未有艾也，和尚三遊燕，四入洛，一過秦，再歷吳越晉趙閩粵，乃返楚，賦帝京記華山，訪侯嬴豫讓墓，弔姑蘇之臺，問五湖之棹，漁舟不反，屈宋同歸，每入名山，喜獨遊夜遊雨遊雷遊雪遊，石喜蠶，僧喜瘦，喜然炬，夜坐大石上喜臥佛閣反鎖，鬼叩門，飢鼠竄瓦，喜與古人遇，牽其裾，平反其獄，不受古人欺，和尚喜築菴，凡遇山水佳處誅茅葺竹，負土洗石，扶石起，對立如人，與揖，與談語，與默坐，然後置菴，菴成居十餘日，卽厭棄



別徙如前菴，前高竹數本，短竹百數十本，菴側水高二尺，來自二溪，至菴合去復分，野艸無算，白鴨一足跛，菴後峻嶺無人迹，有木客有大猿時似老翁咳，窮奇獏麕麝猓猩𧈧弗弗元菟白麕之屬無算，和尚每早起，白飯二盂，苦茶十二椀，酒無算，詩或一二首或數十首，喜怒笑罵，發狂無聊，往來唱和益無算，和尚以有明萬曆四十五年十月一日生，行年三十有一歲，又八十八日爲戊子元旦，築室苦菴成，乃告母兄及妻妾暨友人，自今以往，呼我食苦和尚，以戊子元旦始，元旦後六十九日寒食前一日記。

郭都賢

先生號些菴字天門湖南益陽人幼穎異天啓時進士，校順天鄉試，得史可法等六人，崇禎時巡撫江西，黜貪墨，獎循吏，

汲汲如不及，時張獻忠已逼境，先生晝夜繕守禦，兵餉無措，乃大會屬僚，凡官司一應供給，皆指以助餉，後棄官入廬山。

福王立，史公開府揚州薦公出仕，辭不赴，桂王召公爲兵部尙書，公已祝髮入山矣，先是公薦洪承疇可大用，後承疇降清，謁先生於山中，饋以金不受，且故作目眩狀，承疇驚問何時得目疾，先生曰始吾識公時目故有疾，洪默然。

寧都魏禧先生撫江西所士也，禧嘗上書曰，先生抱道履德，二十年間所著述之文，與所交游，造就之士，必有偉論奇人，足以振天下之聾聵，開後世之太平者，其推重如此，論者謂先生門下史忠正之節義經濟，魏叔子之文章，得一已足不朽，可想見師友淵源之盛矣，先



生風骨嶄然博學強識，工詩文書法瘦硬兼善墨竹，人得其片紙隻字，爭珍奇之，所著有些菴雜著等書。

陳五簋

先生字逸子攸縣人，父來學，兄弟罵賊死，逸子終身痛之，性兀傲，意所不可，雖貴人必面折其非，少補弟子員，國變後痛君親之難，遂祝髮，號南雲行脚，錢受之宗伯吳梅村先生與結方外交，相唱和，工詩廣致書畫古玩，嘗游吳越，行笈一肩，瓶鉢外皆經史書籍意氣慷慨，有古俠士風，其胸中浩浩落落嬉笑怒罵，皆別有故，人莫能測也，卒於西冷，年五十五。

陶汝鼐

先生字仲調一字變友寧鄉人，少奇慧，九歲應童子試，督學徐亮生驚喜得異才，拔冠湖南數郡，福王時授檢討，南都覆先

生祝髮入潑山，號忍頭陀，生平篤內行，父沒哀慕終身，事母曲盡孝養，處族黨多厚德，嘗爲人雪奇冤，冒險難，活千餘人，然不自言也，詩古文有奇氣，書法險勁，時稱楚陶三絕，所與游皆當時名士，與些菴尤篤，著有嘉樹堂集噫古集。

北伐以後，我湖南人物先後效力於黨國者，就羅元鯤所編中國近代百年史所載：在革命史上亦佔有光榮之篇幅，北伐時 蔣總司令統馭八軍，而湖南人佔其三。第二軍軍長魯滌平，字詠安，寧鄉人，歷任湖南、江西、浙江省政府主席，以廉潔稱於世。第六軍軍長程潛，字頌雲，醴陵人，歷任武漢政治分會主席，及湖南省政府主席，以治兵謹慎，綰政廉潔，爲人所稱道。第八軍軍長唐生智，字孟瀟，東



安人，歷任湖南省政府主席，軍事參議院院長，及訓練總監，馭下頗嚴，應敵果敢，北伐成功，厥功甚偉。至歷屆畢業於黃埔軍校之湖南學生數以萬計，以言武功，則有現任第二師師長黃杰，第十師師長李默庵。三十六師師長宋希濂。八十三師師長劉戡。均以堅忍善戰著。文治方面：有全國童子軍總會理事兼主任秘書鄧悌。委員長行營政訓處處長賀衷寒。前中國文化學會理事長鄧文儀。前贛粵閩邊區剿匪總司令部政訓處處長劉詠堯。訓練總監部國民軍事訓練教育處處長潘佑強，其他服務於黨務軍事政治各機關者，誠如車載斗量，遍及全國，不勝縷述。即全國各反動團體如共產黨國家主義派等之中堅份子，又何莫而非湘人耶。我湖南人才之盛，誠非他省所能及也。

#### 第四章 湖南人民今後之責任

綜上所述，我湖南無論在地理上，在文化上，在政治上，在革命上，與中國整個生命，均有極大關係。況今日國勢阽危，外患日蹙，全國民衆，悲傷呼號，以爲國亡不可終日，而我湖南人民，前觀往哲，近摩賢豪，對中國所負之責任，實重且大。蓋就地理言，北有長江天塹，南有五嶺奇險，東枕贛越，西聯滇黔，進可以攻，退可以守，北伐出師，據長岳而武漢定；蒙古南征，據巴陵而兩粵陷。何浩若先生擬湖南爲國防之中心，此言誠有見地。一二八上海變起，有主張以首都設衡州者，我湖南之於中國，就地理而言，其責任之重要可以概見。



吾人不研究世界文化則已，欲研究文化，無不先究其文化之發源地。世界文化之發源地，講歷史者言，必尼羅河流域之埃及，底格里斯河及幼拉發底河流之巴比倫，恆河流域之印度，黃河流域之中國。以是知河流之於文化，有密切之關係，而文化之於國家，又具有載重致遠之特質。中國文化雖發源於黃河，而實開展於長江。湖南在大江之南，湖有洞庭青草，水有湘沅澧澧，屈原謫湘水而賦楚詞，薛蘿蘭菖，皆成文章；賈誼竄居長沙而賦服鳥，鸞鳳鳴臬，盡爲愁恨。且楚辭上承詩經，下啓楚歌，更演繹而爲詩詞，如劉邦之大風，項羽之虞姬，唐山夫人之房中樂歌，均係承襲楚辭遺韻。漢記禮樂志云：「凡樂樂其所生，禮不忘其本。高祖作楚聲，故房中樂楚聲也。」我湖南

之於中國，就文化而言，其所負之責任亦綦重。

至於在政治方面，無論過去現在，湖南人均佔重要地位。往古不論，卽就民國肇興，北政府時代，曾有所謂人才內閣，總理卽我湖南之熊希齡。北伐軍興，握有全國最高治權者，亦爲我湖南之譚延闓。其他自總長部長而下，湖南人佔席亦多。此因「惟楚有材，」而湖南人於政治上之供獻，實足引爲殊榮。

至於革命潮流中，無役不有湖南人。戊戌政變六君子之譚復同，辛亥革命助黎元洪守武昌之黃興，推倒洪憲帝制之蔡鍔，北伐前驅之湖南將領黃埔學生，其懋績殊勳，爲全國人士所景仰。其他參加革命如宋教仁，唐才常，禹之謨，劉道一，陳天華各烈士，尤不勝枚舉也。



湖南人據此天然險峻之地理，數千年悠遠之文化，以及先哲在政治在革命方面之光榮歷史，均足啓吾人發奮自強之雄心。蓋今日之世界，一強食弱肉之世界。九一八事變，日本以武力蹂碎了人間正義。德國強軍，保障世界和平之國聯已自報其喪音。現在世界各國均在準備第二次世界大戰，弱小民族不爲其犧牲之工具，卽爲其搶奪而製造戰爭之目標，世界尙有何和平之可言？意大利怪傑墨索里尼云：「和平之基礎，建築在刺刀之上。」和平需要武力，而武力又需賴強悍剛正之民族。湖南民族素以強悍剛正稱，今當國事日亟之際，能以復興民族挽此頹局者，必我湖南人。史記曾給吾人以啓示，謂「楚雖三戶，亡秦必楚。」我湖南人民對於今後責任之艱鉅如此，可不自淬勉哉。

惟吾人何以始能負此艱辛之責任，第一要有王船山先生不屈不撓之氣節，第二要有曾文正公以天下爲己任之志念，第三要有黃蔡革命犧牲之精神，湖南人土果能人人能本此淬礪，則雪恥復仇揚我大漢之聲威，是則不待著色矣。

茲更錄吾湘楊度先生之湖南少年歌於此，願我三千五百萬同胞共勉焉。

「吁嗟往事那堪說，但言當日田間傑，父兄子弟爭荷戈，義氣相扶團體結，誰肯孤生匹馬還，誓將共死沙場穴，一奏軍歌出湖外，推鋒直進無人敵，水師曠起長江波，陸軍踏過陰山雪，東西南北十八省，何方不睹湘軍職。」



一自前人血戰歸，後人不嘆無家別，城中一下招兵令，鄉間共道從軍樂，萬幕連屯數目齊，一村傳喚千夫諾，農夫釋耒只操戈，獨子辭親去流血，父死無屍兒更往，弟魂未返兄愈烈，但聞嫁女向母啼，不見當兵與妻訣，十年斷信無人吊，一日還家誰與語，今日初歸明日行，今年未計明年話，軍官歸爲竈下養，秀才出作談兵客，只今海內水陸軍，無營無隊無湘人，獨從中外，結此軍人社會羣。

茫茫回部幾千里，十人九是湘人子，左公戰勝祁連山，取得湖南殖民地，欲返將來祖國魂，憑茲敢戰英雄氣，人生壯略當一揮，岷崙策馬瞻東西，東看浩浩太平洋，西望諸洲光陸離

，欲傾亞陸江河水，一洗西方碧眼兒。

於今世界無公理，口說愛人心利已，天演開成大競爭，強權壓到諸洋水，公法何如一門炮，工商盡是國中七，外交斷在軍人口，內政修成武裝體，民族精神何自生，人身血肉拚將死，畢相拿翁盡野蠻，腐儒誤解文明字，歐洲古國斯巴達，強者充兵弱者殺，雅典文柔不足稱，希臘諸邦誰與敵，區區小國普魯士，倏忽成爲德意志，兒童女子盡知兵，一戰巴黎遂稱帝，內合諸省成聯邦，外與羣雄爭領土，中國於今是希臘，湖南當作斯巴達，中國將爲德意志，湖南當作普魯士，諸君，諸君，慎於此，莫言事急空流涕，若道中華國果亡，除是湖南人盡死



，盡擲頭顱不足痛，絲毫權利人休取，莫問家邦運短長，但觀羣能終始，埃及波蘭豈足論，慈悲印度吾非比。

我家數世皆武夫，只知霸道不知儒，家人仗劍東西去，或生或死無一居，我年十八遊京甸，上書認與倭奴戰，歸來師事王先生，學劍學書相雜半，十載優游湘水濱，射堂西畔事躬耕，隴頭日午停鋤嘆，大澤中宵帶劍行，竊從三五少年說，今日中原無主人，每思天下戰爭事，當風一嘯心縱橫。

地球道里憑空縮，鐵道輪船競相逐，五洲四入白人囊，復執長鞭趨亞陸，探馬惟搖教士鐘，先烽只著商人服，郵航電線工兵隊，工廠礦山輜重續，執此東方一病夫，任教數十軍人辱，人心

已死國魂亡，士氣先摧軍勢蹙。

救世誰爲華盛翁，每憂同種一書空，群雄此日爭追鹿，大地何年起臥龍，天風海潮昏白日，楚歌猶與笳聲疾，惟恃同胞赤血鮮，染將十丈國旗色，憑茲百戰英雄氣，先救湖南後全國，破釜沉舟期一戰，求生死地成孤擲，諸君盡作國民兵，小子當爲旗下卒。』



湖南民性

100

湖南民性

1011

長沙府正街

大倫印刷

電話五一三



